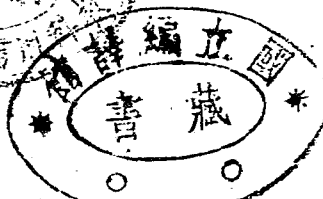


0512

第二號漢奸

著 肅 啓 陳

戰時國民教育戲劇叢書第一集第一種



福建省政府教育廳
戰時國民教育巡迴教學團編行



ME
I234.6
330

第二號漢奸

劇 幕 四

著 肅 啓 陳

福建省政府教育廳

戰時國民教育巡迴教學團編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



3 1761 3834 9

戲劇叢書緣起

爲了本身工作的需要，同時爲了供應各地劇本的缺乏，本園特編印戲劇叢書；量雖然少，質雖然貧乏，可是意義却相當的大。本來，我們計劃出版戲劇月刊，除供給劇本外，還可以作爲技術的探討和通訊的聯絡，這也許更適合我們的理想，然而印行月刊却有三種困難：（一）用費過鉅，（二）印刷發生問題及（三）本園是一個流動的團體，比編印刊物更重要的事，不知有多少等着我們去辦，再編一個刊物，力量恐有未逮，脫期又何苦來？後一種也許尙可以拚命改正，前兩種却不是我們力量所能補救得來的，因之，倒不如爽快點出叢書，好在我們在福建民權和南方日報上各出版了個兩週刊，多少可以補救叢書的缺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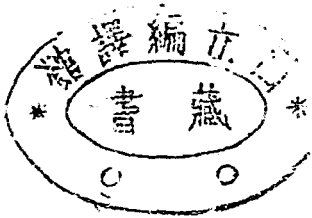
本叢書每集擬出四至六冊，每年出版一集；一集的冊數所以不能確定者，經濟的關係，並非稿件的缺乏，這是需要詳明的。

第一集所收的，都是多幕劇，這有兩種原因：第一，近來劇壇的趣向，多幕劇有代獨幕劇而盛行的樣子；第二，依編者的意見與經驗，民衆較易接受的是多幕劇，而不是獨幕劇——雖然，獨幕劇自有其優點——考其原因，大半爲了我國民衆受了章回體小說的洗禮已有許久，他們所喜歡的是長而有趣味，簡短，雖然是深刻的獨幕劇，多不易接受。

本集中所收的劇本，都是經過本園或其他團體上演過，而認爲較有效果者。未上演的不刊，因爲作劇本有如寫字，寫字非掛起來看，優劣不易覺得，劇本非上演，其效果如何，更無從知道。——當然，缺點是免不了的。

本叢書不是編者個人所私有，歡迎善意的批評，更歡迎大家投稿，只要是好的稿，無不接受。

啓庸於職教園 二十八年十月。



時：現在。

第一幕：某日下午。

第三幕：數日後。

第三幕：三個月後。

第四幕：又後月餘。

地：後方。

第一幕：黃金生家。

第二幕：黃金生家。

第三幕：黃金生家。

第四幕：趙大爺家。

人：（以發言先後爲序。）

小毛 金生子，七八歲，天真爛漫，脾氣倔強，聰明可愛的孩子。

趙大爺 保長，五十二歲，土氣，陰險狠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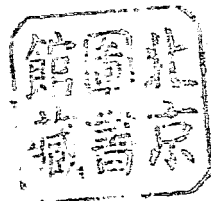
金生母 五十七歲，兇狠暴戾，囉哩囉唆的女人。

黃金生 二十七歲，體格健全，克苦耐勞的人。

馮大嫂 四十六歲，趙大爺的傭婦，善語言，不明事理，但是有良心的女人。

第二齣 演 好

一



(南)

第一幕

佈景：一間佈置簡陋的房間，但却是清潔得很。台右及台後方都有一個頗大的窗門，從窗門望出去，有一些花木、竹籬笆。台後方靠右有一榻門。台左又有一榻門，通內門旁邊放一架舊式的眠床，房中有一椅，有桌，有許多其他的陳設。

開幕時，金生妻坐在椅上縫衣服，小毛子正起勁地在玩他自己的東西——他玩的東西，可視演出所在地所流行的兒童玩具，如在福州，最近流行一種兒童玩具，叫做「打倭奴」（註），此劇如在福州演出，即可用此。

金生妻是個十三分漂亮的女人，她有着黑的細長的睫毛，從那兩層的目眶夾縫中伸展出來，蓋着那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使人一看就會感到喜愛的。鼻孔安置在臉孔上非常適當的位置，那一對紅唇，似櫻桃的小口，特別使人喜歡，假如要從她臉上來吹毛求疵的話，那也許是下巴太尖削了一點，顴骨稍嫌高聳些。她只有中等身材，梳了一個不時髦的髻，雖然在家裏勤勞地操作着，她的兩手仍舊保持着她固有的白嫩與纖細。她是生過小孩子的人，然而她的身體並未會變得難看，全身的曲線分配得太均勻了，縱使她穿的是所謂荊釵布裙，這反而增加了她的潔淨的美，常在城市過生活的人們，看到了她，定會感到她是另一種新的美的典型。她過去並未受過何種學校教育，但却知道怎樣來教育孩子，怎樣整理家務。她愛她的丈夫，愛她的孩子，超過愛她自己，爲了丈夫或是孩子的緣故，她自己是可以犧牲的。

小毛，只不過是那麼一個小小的孩子，通常在他那樣的年紀，除了吃飯睡覺之外，當然談不到什麼人情世故，雖然，小毛對於世界上的黑暗面不能有透視的能力，不過他聰明，有時由

於他的聰明，反而分析出事實的真理，我們只看他的眼睛，就知道他聰明的程度了。

小毛

（以下簡稱子）（邊在玩「打倭奴」。）打你！打你這倭奴！打你這日本鬼子！（打倭奴在地上旋轉着，他一下一下起勁地打，些時，金生妻停下縫衣服，向他。）

金生妻

（以下簡稱妻）小毛，我瞧你也玩兒得夠了，還不去唸書，等下你爸回來了，瞧他不罵你！

子

（看他一眼）不，爸不罵我，爸從來就沒罵過我的。（還在玩他的。）

妻

誰說爸不罵你的，你不唸書，爸還會罵你哩。

子

（自信地）我不怕，爸不會罵我，更不會揍我的。

妻

（有些生氣地）你爸不打你，我打——你聽話不聽話？

子

（看看她，軟軟地）我聽話了。

妻

（撫慰地）那不要玩兒了，乖乖地，趕快來唸書。（把書放在桌上。）

子

（不大願意）人家從學校裏回來，也得休息一下子，老是唸書唸書。（又把「打鬼子」打了兩下，那鬼子就加速在地上轉着。）

妻

（威嚇地）你到底聽不聽話？（站起。）

子

（急過去按她坐下。）媽真是，小毛什麼時候不聽媽的話呢？

妻

（摸他的頭。）乖乖地聽媽的話，媽才愛你。

子

媽，我問你，我聽先生說，現在我們中國跟日本鬼子打仗了，我們大家都要努力來打鬼子，是不是？

妻

（肯定的）那是的，鬼子太欺侮我們中國了，我們中國人都要聯合起來跟他們打。

子

（進一步）那麼，打鬼子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囉？

妻（明白他兒子意思的一半。）你不要胡說，我只要你來唸書。

子（撒嬌似的）不，媽，我只要你說，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？

妻（看他）是最重要，怎樣？

子那麼誰都該去打鬼子了？

妻那也看——

子（趕緊攔住她）媽，我也要去打鬼子！

妻你別胡說，像你這麼一點兒年紀，怎麼打得過鬼子！（帶哄地）乖乖的，來唸書，（把書推向前

。）將來年紀大了，書也讀成功了，那個時候再去打鬼子。

子媽，我能够打鬼子，真的鬼子我不能打，假的我總可以呀！

妻（不明白）什麼假的？

子（從地下拾起「打鬼子」）哪。這不是鬼子嗎，我可以打牠！（迅速地把手頭纏上線，一拉，鬼

子在地上旋轉着，他又繼續着打。）

妻（起身把鬼子奪下）你這小鬼，在媽面前也要胡鬧！

子（笑着，避在一邊）媽不是也說打鬼子是最重要的事情嗎？我現在正在打鬼子，媽又把鬼子奪走

了！

妻（過去牽他到桌前）你這小鬼，不要再說了，趕快唸書。

子（不願意地翻開書）媽老是要人家唸書。先生說，一個人太用功了，把身體弄壞，就更不好了。

妻（裝做生氣的樣子）唸書不會唸死了你，別多話了。（牽過他，轉溫柔地）乖乖的，聽媽的話，

趕快用功點兒，將來年紀大了，有了學問，做了官，也不枉爸爸媽媽還艱克勤克儉，掙得點兒的

錢讓你唸書。

子 (喜氣洋洋地) 媽媽，小毛子將來一定要做大官，賺了許多錢來孝敬爸爸跟媽媽的。

妻 (撫摸他的頭，溫柔地) 可不是，要做官，一定要唸書，不唸書，怎麼做得官來？

子 (奇峯突起地) 媽，爲什麼不做官去？

妻 (笑一笑) 我怎麼能够做官，官是男人方能够做的。

子 (懷疑地) 爲什麼女人不能做？

妻 (肯定地) 女人不能做的。

子 (不明白地) 爲什麼不能做？

妻 (無法解析) 女人從來不做官的，只在家裏看孩子，煮飯，洗衣服，這些是女人做的事情。

子 (繼續地) 那麼爸爸是男人，爸爲什麼不去做官？

妻 (勉勵他) 因爲爸爸在你這麼大年紀的時候，爹爹沒送他去唸書，不認得字，所以現在不能去做官。

子 爺爺爲什麼不送爸爸去唸書？

妻 (嘆息地) 就是說了，因爲爺爺不送你爸爸去唸書，誤了你爸爸，所以現在你爸爸無論怎麼窮，就是連飯也沒得喫，總要想法子送你到學堂去唸書的，他不是常常對你說：「我因爲不認得字，喫了不少的虧，所以現在一定要送你去唸書」，你想想看，你爸爸一天排了一担東西到村裏頭去賣，辛辛苦苦地賺了一點兒錢，克勤克儉地送你去唸書，就是希望你將來能够替爸爸媽媽掙點兒臉子回來，不會被人笑話，說金生孩子的壞話。

子 (點點地站着聽) 好像有點兒明白似的。

妻 你瞧瞧隔壁的黃三爺，他不是還有一頭水牛，幾畝田地嗎？他的孩子就沒有送去唸書。你爸爸比他窮得多，反而能够送你到學堂去。

子 黃三爺爲什麼不送他的阿貓到學校去呢？

妻 黃三爺跟你爸爸差得多哩。喜歡抽烟，又喜歡喝酒，有的時候還要賭錢，這麼一來，那當然沒什麼錢剩下來送孩子去學堂了。阿貓到也很聰明，可是都這樣子下去，將來一定跟你爸爸一樣，被他誤了。可是你爸爸跟黃三爺就完全不同，不會抽烟，又不會喝酒，從來就沒有賭過錢，每天賣完了東西，就回家來，安安分分地過日子，每天賺下錢，肚子餓了不敢買東西喫，衣服破了縫補了再穿，積藏些兒讓你唸書。你想想看，你能够到學堂去唸書，是多麼不容易，多麼困難的，你如果不用功，那不是太對不起爸爸媽媽嗎？

子 (俯首，欲泣地) 媽，小毛會用功的。

妻 (摸着他的手，慈愛地) 能够用功就好了，也不枉了爸和媽現在所喫的苦。

(小毛給他母親這樣一說，真的乖乖地拿起了書來大聲地唸。)

(止住他) 奶奶病了，在房裏睡着，不要這麼大聲唸，吵醒了她。

(子放低聲音唸，些時，門外先有了咳嗽一聲，然後：)

門外 (故意造作的柔和的，諛媚的，然而破紛紛的聲音) 金生嫂啊，收捐的來嘍！

(小毛一聽到這聲音，就知道是誰來了，立刻放下了書，跑出門去。

子 (在門外) 來，醉蝦蟆，又收什麼捐哪？

門外 混帳，你娃兒家懂得什麼，你媽呢？

(少毛出現在門，背向內，張開兩隻小胳膊攔住門。)

子：不，媽不見你，媽怕你那對縫縫眼兒……

門外（生氣地）滾開！你再瞎說，看我不撕破你的嘴！

子（倔強地）好，給你撕，你撕破了我的嘴，我就撕破你的錢袋兒，看你收的捐够喝多少天燒酒。

（金生妻只怕小毛下面再說出不好聽的話來，急過去推開了他。）

妻 小毛，你站開，娃兒家，怎麼隨嘴亂說？

（趁着小毛被金生妻推開，而吸起了嘴吧站在那兒的時候，趙大爺早已擠進了房門，而且已經坐在金生妻的床上，並不等待誰讓，把梯上那隻黃銅的小烟袋捧在手裏了。）

（趙大爺，他的一個臉孔瘦削得可怕，紫橙色的麻臉，兩頰深陷進去，尖尖的耳朵，尖尖的下巴，在下巴，留着一點鬍鬚。人很矮，佝僂着背脊，穿一件藍布大褂，上面已經漬滿了油膩。他詭媚人的時候，常常把眼睛合成一個縫兒，裝做柔和的聲音，可是他的聲帶太鬆弛了，因此發出的聲音，總是破鑼似的，假如他是發怒而威風起來的時候，那就更加利害。）

（他那麼自由自在地坐着床沿，使金生妻也弄的沒有辦法，看他那麼不客氣地抱着水烟袋，氣起來真想給他兩個耳光，但是爲了他的陰險狠毒，終于忍氣吞聲地瞧着他。趙大爺也眯起了眼睛，緊盯着她半天：）

趙大爺（以下簡稱趙）（討人厭的笑，笑起來，眼眶四圍就縹起許多魚尾紋）金生嫂，（把烟袋持一持）火啊！

妻（俯下頭來，走到棹邊，拿起紙捲來點了火，招手小毛過來）來，把火給趙大爺！

（小毛接過紙捲，正要送給趙大爺的時候：）

趙（急搖手）不，不，不！金生嫂，還是你自個兒來，這娃兒我不喜歡他！（說後，把那笑得騾蕩

的眼睛，飛了金生嫂一個眼兒。）

子（直率地，把紙捲放在棹上）醉銀蟾，我才不喜歡你，我才討厭你哩！（把小指頭指指趙，又指指紙捲）不是媽叫，你才別想我拿給你哩。

趙（並不瞧小毛子一眼，只是對金生妻遞起了眼睛，非常淫蕩地笑着，又飛她一個眼兒。）

妻（氣得同時也拍得發抖，但是極力忍耐住，乾站在那兒，低垂着頭。）

趙（緊蹙着眉，蹙笑着的破鑼聲）金生嫂，謝謝你，把火給我。

妻（無可奈何地，抑壓着忿怒，屈辱地，用她微顫的手把火送過去。）

趙（接過火，勝利地笑了，那麼淫蕩地對金生嫂笑。）

妻（俛首退了回來，坐下蹙着眉頭，極力避免和他的眼光接觸。）

子（拿起打鬼子，在一邊玩着。）

趙（一袋一袋地抽着烟，不時不時睨着她一眼。）

妻（這樣，沉默着，沉默着，只有小毛在旁邊喊叫着「打鬼子，打鬼子」！經過了幾十秒鐘。）

趙（低着頭，眼睛看在地）趙大爺，又是收捐嗎？

妻（把手中的烟重重地抽了一口，吐出一大團烟後）收捐，是的，收捐。

趙（奇怪地）前五天不是剛收過一次了嗎？

妻（毫不在乎地）那是義勇捐。

趙（眼睛始終沒有看他）那現在是什麼呢？

妻（堂而皇之）現在收的是壯丁捐。

妻（探究地，偷偷看她一眼）怎麼現在有這許多捐，一個月至少得收四五遍？

趙妻（飛馳一眼。搖頭，嘆息似的）有什麼辦法呢？上頭要我來收的。

趙妻（粗心地）這壯丁捐要捐多少？

趙妻（把五個指尖合攏起來，高高地舉過頭頂，而後像撲蝴蝶似的把隻手向前一伸，同時把脖頸一探）五角！

趙妻（這龐大的題目把她嚇了一跳，無力地）五角？

趙妻（肯定地）嗯，五角。

趙妻（照例的請求）五角，太多了，趙大爺，少捐點兒吧，像我們這樣小戶人家，那兒捐得起這麼多呢？

趙妻（搖着手）不行，不行，這是捐給上火線打鬼子的壯丁家屬的生活費，按戶攤派的。

趙妻（懷疑地）每一家都出五角嗎？

趙妻（站起，把烟袋放在棹上，就站在棹的那一邊）那也不一定，有的多，有的少，（把身子俯在棹上，伸長頭頸）唔，要是看在你金生嫂的面上呢？不捐也行，我給蠶過去都沒關係，可是金生，我們沒那樣的交情，五角，那他就非出五角不可。（接着，向他作一個諂媚而狡猾的笑）

子（他看趙大爺走近了母親，就丟掉打鬼子，跑到他們兩人中間，倚着他母親，裝個鬼臉。五角，五角，拿了五角，倒有四角拿來買酒，裝進醉蝦蟆的肚子裏兒去了。）

妻（急牽過他站在另一邊）娃兒家，別多話！（轉向趙，從身上拿出兩張一角的角度票出來）趙大爺，我手中只有這兩角錢，請你先拿了，要是一定要出五角的話，明天教金生送過去就是了。

趙妻（接過了錢，從身上拿出一個又髒又臭的錢袋出來，邊把錢放進去，邊瞅着金生嫂）不必，不必，還是我來拿吧。

子 (向前) 不要你來，不要你來！你來了總沒好事兒。

趙 怎麼沒好事兒？現在許多人在前線打仗，我們在後方的人當然要拿出錢來慰勞他們了，你們娃兒家懂得什麼！

子 (狡猾地向前) 我們娃兒家雖然不懂得什麼，可也知道醉蝦蟆捐了錢去，是拿去買酒喝的。(被他母親牽回去)

趙 (生氣地) 我告訴你，你以後再這樣蝦蟆長，蝦蟆短的話，我可放不過你！

子 (倔強地，嗤之以鼻) 放不過我怎樣？只要我一腳，就把你醉蝦蟆踩扁了。(用腳重重向地上一踏。)

妻 (牽他到自己的背後) 娃兒家，別多話。

趙 (氣沖沖地) 假如不瞧着你媽面上，(轉對妻，詔笑) 我真的要給他好幾個耳光！

子 (還想反駁他。) 你——

妻 (截住子，低下頭來，手指微顫。) 小毛！

趙 (誘感地笑着) 真的，金生嫂，假如不是瞧着你面上，趙大爺不是那麼好說話的人。

妻 (金生妻雖然氣得發抖，可是極力抑壓着自己，不敢抬起頭來，趙大爺又坐到床沿，貪婪地看着她，她們之間沉默了些時。)

趙 (半自語地) 前線的人員死得太多了，我們這鎮上每月就要抽去十幾個壯丁！

妻 (狠心地) 金生不會被抽去吧？

趙 (嚴肅地) 那里，那里，馬上就要輪到他了。

妻 (瞪大了眸子) 真的嗎，趙大爺？

趙（認真地）我當保長的人還騙你嗎？（加重一句）馬上就要輪到他了，這是沒辦法的。

妻（懷疑地）我常常聽人家說……

（金生妻還未說完，房裏，金生的母親在喊了。）

金生母（以下簡稱母）（在內面，聲音雖然帶點衰老，但是尖銳得很）小毛的媽，金生回來了沒有？

妻（向內）沒有，媽？

母（在內）你跟誰在講話？

妻趙大爺。

母（在內）你扶我起來，我要到外邊兒坐坐。

妻何必出來了？媽，外邊兒風大，招了涼不是玩兒的。

母（兇聲地）我叫你進來，你就進來，別囉唆了！

妻好，我來了。（轉身欲進去。）

趙（眯着眼睛對她淫蕩地一笑）金生嫂，我走了，那三角錢我不要了，送給你金生嫂買胭脂搽，哈哈！（下。）

（他笑着走出門去，金生嫂恨恨地在他那駝背上瞪了一眼，極力忍耐住，欲入內。）

小毛，幫我去扶奶奶出來。

子（截然地）我不要！（說着跑向大門，金生嫂正要進去，他却向外喊着，唱歌似的：）醉蝦蟆，

趕快退遶，下次不要來，兩毛錢拿去買酒喝，喝醉了，天菩薩保佑，跌了一交，頭上跌個大疙瘩

……

妻（急過去，把他牽進來。）你這個孩子，怎麼這麼多話？

子

(倔強地)我不怕他!

妻

(俯下身，正想對他說什麼。)

母

(在內，尖聲)怎麼，半天了，還不進來扶我出去!

妻

來了，來了。(急入內。)

(小毛仍舊玩他的打鬼子。)

(金生妻扶着金生母出來。)

(金生母，年紀雖然尚未十分老，但是多病，據她自己說是病了七八年，人的確是瘦削得很。不過她不是個善良的女人，常常發脾氣，喜歡罵人。我們只看她像浮腫一樣的兇惡的眼睛，就有些和他不敢接近。她和她的兒子的性格完全不同。)

(邊走出來，邊在嘮嘮叨叨地罵。)你近來在家裏越過越搗大了，喊你半天你才進來，你倒底靠着誰的勢力，連我的話都不聽了?

母

妻

(扶她坐椅上)媽，我並不敢!

母

不敢，要怎樣才敢呢?狐狸精，整天迷住了男人不放鬆，你以為迷住了男人就可以來欺負我嗎?我告訴你，金生是我的孩子，我自己生出來的孩子，前七年，沒有娶你來家的時候，他是個多麼孝順的孩子，可是你這狐狸精一進門，他就變了，慢慢地變了，你這敗家精，你一進門來我就病，一直病，病了七八年沒有好過，你用了什麼魔法把我弄成這樣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?

妻

(柔順地)媽，請您不要生氣，慢慢地說——媽，您想看，我怎麼敢來欺負你呢?我是你的媳婦兒，我孝順你還恐來不及，我那兒有這麼大胆弄魔法來害你，媽，你瞧，小毛的爸他……

母

(怒，掙椅)你給我住嘴!(學着她)媽!媽!孝順!孝順!孝順!孝順!你以為這樣甜言蜜語

媽長媽媽短地來了一下子，就可以瞞過了我嗎？你才別做夢！告訴你，你的狐狸狡計，一件一件都瞞不過我的！

妻

（申辯而求饒似的）媽，實在說，我並沒有什麼狡計，我更不敢對您媽用狡計，我是個粗心的人，平常對媽也許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，請媽原諒我。教導我，有什麼不是，就是罵我，我也是——（火上添油似的）難道你沒有不是我會罵你嗎？你別裝模作樣。嘴裏說得甜，袖裏藏刀，暗箭射人！

母

（欲想解析）是，是，媽講我總是對的。不過——

妻

（截住她）難道我錯了？

母

（低聲地請求）媽講我什麼我都不敢說，不敢頂嘴，只是媽罵我狐狸精，給人家聽到，人家會笑話我，我怎麼有臉見人呢？媽，請你以後別再罵我狐狸精，留點兒臉面給我見人，好不好？

母

怎麼，你也怕人家笑話嗎？怕人家笑話就別裝狐狸。

妻

我不敢——

母

（把臉轉向別處）不敢？（突然，又轉身來，大聲地）我偏要叫你狐狸精，你怎樣，你到官府裏去告我！

子

（他的正義感實在抑壓不住，就丟了手中的打鬼子，跑到奶奶面前。）奶奶，媽並沒有什麼，奶奶罵許多話了，還要罵他什麼狐狸精！

（刮他一個耳光）放屁，我罵不得你媽？（小毛呱的一聲哭起來，被奶奶親牽到背後）我偏要罵！你這狐狸精！迷了丈夫還不算數，連兒子也迷住。好，你們父子三個人，現在索性合攏起來欺負我了！反正我現在年紀老了，又多病，在家裏，多麼貧病，你們索性把我弄死吧！我也省得生氣，省得眼裏瞧着不慣，你們索性弄死我吧！你們索性勒死我吧！（她罵得眼淚跟鼻涕一起流下

來。)

妻 (站在那裏，低下頭來，一句也不敢回話。)

母 你別以為生了個孩子在黃家就有天大的功勞，我也生過孩子，我生的孩子就是你的丈夫，你知道嗎？天有眼睛會報應的，你的兒子大了難道不娶媳婦嗎？娶了一個比你還兇的，還古怪的，教她來收拾收拾你，你才知道報應不差哩！

妻 (仍舊低頭不答)

母 (小毛擦乾眼淚，溜出門去。)

妻 (瞧她半天) 怎麼，你不說話，你在心裏頭咀咒我，是不是？

母 (仍舊俯着頭) 我並不敢——

妻 不敢！人在房中看了一眼，發現了一個奇蹟。怎麼，你剛才不是跟趙大爺在說話嗎？趙大爺呢？

母 (看她一眼) 回去了。

妻 (緊盯着她臉上，好像要看穿她的臉似的) 回去了？怎麼我一出來他就回去了？我沒出來的時候，你們反而親親熱熱地在說話兒？

母 (這一點是她所惟一不能忍受的侮辱，他仰起頭來，想申辯) 媽，趙大爺要——

妻 (截住她) 不要說，我知道的，我只告訴你，迷住漢子還是迷自己的丈夫，可不能去迷別人。

母 我並——

妻 (又截住她) 不要辯，辯是沒用的，我只教你自個兒小心，別以為你漢子出去做買賣了，我又病在床上，你就想——我告訴你，我還沒死，我有眼睛，我有耳朵，我什麼都清楚，什麼也別想瞞

了我。

妻

（委曲了半天，到此時實在忍不住，淚如雨下）媽，我……我……實在……並沒有……

母

（瞪她一眼。）不要哭了，還有什麼好哭的？我不喜歡瞧着你這個樣兒，決不會破……哭軟了，被你迷住的，你對你漢子的法子對我沒用處！

妻

（不則一聲，坐在床沿哭泣）

母

（大聲）不要哭，聽見沒有，我不許你哭，我還沒死，你哭什麼？

妻

（只得極力忍住，擦乾了眼淚，但是她的眼淚無力自制地流出來。）

母

（瞧她些時。）哭，哭，哭什麼——扶我起來，我要進去歇歇了。

妻

（妻擦乾了眼淚，忍住自己的傷心，扶金生母進去。）

母

（一邊走進去，一邊還在嘮嘮叨叨着。）你們總喜歡我死，我死了，你們就舒服了，是不是！沒良心的人……

妻

（妻扶母入，些時，妻含着一泡眼淚出來，伏在棹上，哀傷地痛泣着。）

母

（金生挑着零食担進來，小毛牽着他的手，一邊吃着餅，一邊跳着。）

子

（金生，個子很高，是個強健的青年，長方的臉，濃黑的一雙劍眉，高鼻樑，厚厚的嘴唇，作事十分穩重，從來不無故發火的，他每天挑着零食担子出去，回來的時候，便把一日叫賣的贏餘交

金生

給金生嫂做爲次日的用度，他自己已不浪費一文，他不抽煙，也不喝酒，在這整個的小鎮上，要算

子

是一個頂安分的年輕人了。）

妻

（邊在喫餅）爸，今兒賺了多少錢？

金生

（以下簡稱生）（放下担子）大概有八毛多。（轉身看到金生嫂，他此時正急在擦乾眼淚）怎

麼？（走近她）你哭什麼？

沒有，我那兒有哭。

（走近看着他的臉）怎麼，你還不走哭？（用手去摸他的腮邊）哪，這不是眼淚？（哄她的哭，

對子）小毛，來，羞你媽，做媽的人還要哭，是不是，小毛，小毛都不會哭？

（急避開，擦乾了腮邊的淚，強笑）那兒，我好好的爲什麼要哭呢？

（溫存地）你別瞞我，誰欺負了你嗎？（坐在她身旁。）

（讓過一點）笑話，誰會欺負我呢？

（哄小孩子似的）告訴我，誰欺負了你，我去打他。

（笑了）你去打吧，根本就沒人欺負我。

我不相信！好，你不告訴我，我也有法子知道的。（轉向子）小毛，你告訴我，誰欺負了媽？

（直瞪地）奶奶，奶奶真討厭，無緣無故的說媽這個，說媽那個，還罵媽是什麼狐狸精，我瞧奶

奶說話就像個老虎精，不是老虎精就不會那麼兇！

（止之）你娃兒家別胡說。

（肯定地）我沒胡說。

（對子）你爲什麼不勸勸奶奶，別這樣罵媽？

勸，我怎麼不勸。可是還沒勸兩句，就被奶奶刮了一個大耳光（摸摸臉頰，好像還很痛似的。）

（笑一笑，轉向妻）這都是我，我現在替媽向你賠個不是，（站起，拱手鞠躬，說着京劇的

說白）請賢妻原諒原諒，一切看在小生面上，饒恕則個。

（笑了，那麼從心上的嫵媚的一笑）別這麼了，根本就沒什麼要我原諒的。

生

（挨近她坐下）你現在不哭了嗎？不傷心了嗎？

（小毛看看他這樣子，聰明地走出門去。）

妻

（裝做生氣的樣子）我就沒哭過，你喜歡我哭嗎？

生

（從顧地）好，沒哭就沒哭。（勸慰地）不過，我告訴你，我媽的脾氣您總是知道的，她因為了病。病了三四年，一直到現在就沒完全好過，所以他的脾氣比從前壞得多了。我知道她是沒有理由亂罵你的，我知道你是孝順的，受了委曲，放在心上不說，這真是太對不起你了，不過我也知道你都是爲了我，一切都是爲了我，你放開心吧！原諒她是我的母親，她的年紀老了，她是個病人。（說起委曲，她又要流淚，金生用手爲她拭乾。）我真不好，又招你流淚了。（牽着她的手臂）好，不要哭了，對我笑，對我笑笑！（妻勉強對他一笑，他撫着她。）呀，好寶貝，這樣才乖，這樣我才愛你，（妻低下頭來，臉紅紅的）明天我一定要帶兩塊頂好喫的餅回來給你。

妻

（微笑）我又不是個小孩子，愛喫餅的。

生

也好，買件花衫給你穿好不好？

妻

我不要，有錢還是留着家裏用的好。

生

（笑，撫她）好，好，你不恨我媽嗎？

妻

笑話，我怎麼會恨你媽呢？她是長輩，是你的母親，爲了你，我就是再喫點兒虧，也是願意的。

生

（欣喜）真的嗎？

妻

（反問）你難道不相信我？

生

（誠懇地）我當然是相信你的。（非常感動地握着她的手）我真感謝你，你給我無限的快樂。（兩人擁坐着些時。）

妻（記起了趙大爺的事）今兒趙大爺又來了。

生（不悅地）他來幹什麼？

妻還有好事兒嗎？當然是爲了捐錢。

生（握緊了拳）又捐錢，又捐什麼錢呢？

妻他說是什麼壯丁捐，我們要出五角錢。

生壯丁捐，那是捐給出征家屬的嗎？

妻準是的。

生（慷慨地）那錢捐，出征的人是替國家去打仗，我們沒打仗，留在後方的人，不該捐點兒給他們嗎？

妻那當然是的，不過我還醉蝦蟆這個人，捐了錢去，能不能老老實實地送給出征的家屬，我有點兒不相信。

生這我們且別管它，我們只盡我們的心罷了——你錢給他了沒有？

妻我身上只有兩毛錢，都給他了，還少他三毛錢，你今兒——

生今兒的生意還不錯，賺了八毛多錢（從身上拿出錢來）哪，給你。

妻（點錢）我叫小毛送三毛錢去給他，好不好。

生好的，你就叫小毛送去吧。

妻（向外喊）小毛，小毛！

子（在外跑進來）媽有什麼事嗎？

妻（點三毛錢給他）你把這錢送給趙大爺。

子（拒絕）我不要去。

妻爲什麼？

子我討厭醉蝦蟆，我不願意看到他。

妻你不送去，明兒他來了，那不是更討厭嗎？

子（略思，接過錢）好的，我就去。

妻送去了就回來，不要在路上玩兒，來不及回來喫飯。

子我知道的。（飛也似的出去了。）

妻（看他出去後，把餘錢放入身中，轉向金生）我去弄飯給你喫，好不好？

（說後站起，欲入門去。）

生好的。（到她將到門邊的時候）喂，等一等，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。（走前去。）

妻（回頭來）有什麼要緊的話嗎？

生（俯在耳旁，低聲地說幾句，繼而笑出聲來。）

妻（啞了他一口，臉微紅）你別胡扯。（轉身欲入。）

生（追上她）怎麼，怎麼？

幕

（註：打矮奴。是一種木製的小玩具，形狀有點像圓錐形，不過上邊三分之二是個圓筒形，下半三分之一斜度較爲多些，在尖端，有一尖頭的鉄鑊着。另外隨便拿一條小竹枝，紮了一條繩，似玩陀螺似的把打矮奴弄在地上旋轉，然後把繩去打牠的尖端，牠便地上越打越旋轉起來。）

第二幕

佈景同第一幕。

是午後三時多。

開幕時，金生在收拾行李，母氣得滿臉通紅，怔怔地坐在棹旁，妻立在旁邊垂淚，手中在縫着他的衣服。

（對妻）縫好了沒有？

（帶哭聲）快好了。

馬虎點兒不要緊的，反正入伍以後，總有衣服發下來的。（又俯身收拾行李。）

（拭淚）我知道的，就剩下這一點兒破的補一補，就好了。（又拭淚。）

（放下手中的東西，走近妻，溫存地）你別哭了，你越哭，我心越給你弄亂了，（搖着她手臂，撫小孩子似的。）好，好，別哭了，好好的替我把衣服縫好吧。

（拭淚，看他一眼，垂頭縫衣服，眼淚又不知不覺地滴到衣服上。）

（瞧着他們，像是瞧着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怒罵着。）哭，哭，你就只會哭，一家都給你哭完了，還哭什麼？

（向前）媽——

（截住他）我不要再你多話，你收拾行李去！

媽，你不要生氣。

不要生氣？（大聲）你別管我？（轉向金生嫂。）哭，哭，現在才哭，可已經遲了。我不知道你

命裏帶了那一道的煞神，一進門就把我弄病了，病了七八年，沒一天好過，現在索性連丈夫也守不住了，送去當兵，送去當日本人的砲灰，弄的家破人亡，一切都完了蛋。我家裏不知道是那一代的祖宗缺德，娶了你這麼一個倒楣的媳婦兒回來！

妻（低低地）媽，這怎麼——

母（學着她，按苦地）媽，媽，我不要你叫媽！你把我叫病了，把丈夫叫走了，現在還要叫，媽，媽，媽個屁！

生（爲妻辯護）媽，這實在是怪不得媳婦兒，兒子當兵去打鬼子，這是國民應該負的責任，跟她

母（看兒子爲媳婦辯護，更加生氣，便狂喊似的）我不要你說話，你聽見了沒有？（自悲地）真是，娶了媳婦，丟了兒子，我不知道你被她灌了多少迷湯，連自個兒的母親都忘記了。

生（走近她）媽，我並沒有忘記了您。

母還沒有嗎？我病在床上，你一天在我面前的有多少時候兒？當然了，我知道你們已不得我早點兒病死了，你們兩日子就可以舒服服的過日子了，是不是？

生媽，請您別這麼說好不好，媽這麼說，教兒子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。

母沒有？怕我說你就別這麼假呀！我說你兩句話，你就要扭不起，那麼我整天躺在床鋪上，我就扭得起嗎？

生媽，兒子天一亮，就得出去做買賣，到天黑了才回來，在媽面前的時間當然不多了。

母但是你回來了都在我面前嗎？

您呀！

母

（冷嘲地）真虧你惹得週到！（大聲）我討厭她，我告訴過你了，我討厭她，討厭這狐狸精，敗家精，她在我面前，我沒病也要弄病了，可是你偏要她在我面前，你只怕我不病死了。

生

（啞嘴着）不過，媽，不是兒子替媳婦說話，實在媳婦是很孝順媽的。

母

（聽道話，她更大怒起來，打案。）放屁！孝順，孝順個屁！依你說，是我錯了，是不是？

生

（低首，忍耐住）媽並沒有錯。

母

（感慨係之地）咳，做人真是不用生孩子，孩子大了，總不是母親的。做母親的空花了許多年的心血，把孩子養大了，娶了媳婦了，孩子就變了，天啊，我為什麼不死呢？為什麼要留住這條苦命，留在世上給人家討厭哩？

生

（懇求地）媽，請您爲了兒子，別這麼說。

母

（傷心地，好像有着滿心的抑鬱）爲了兒子？我什麼時候兒不是爲了兒子？（重述她已述了數百遍的故事）在你小的時候兒，那個時候兒你爸還在，你病了，病得很重，我真是日夜替你操心，求神拜佛，三四個晚上都沒得睡覺，排香案向天求保佑你，我的頭也不知道磕了多少，額頭上磕癢了一大個疙瘩。你知道嗎？你這沒良心的孩子，現在你有媽在你眼中嗎？

生

媽，兒子實在是媽的，兒子實在不敢爲了媳婦，忘記了媽。

母

（突然想出了一個方法）你沒忘記媽嗎？

生

（肯定地）當然沒有忘記？

母

你覺得媽重要，還是媳婦兒重要。

生

（看妻一眼，直爽地）當然是媽重要。

母 那麼，譬如說，有了媽，就沒了媳婦，有了媳婦就沒了媽，你到底是要媽，還是要媳婦？

生 （看媽一眼，好像要看出母親的心似的。）

母 你說，要媽，還是要媳婦！

生 我，我，媽也要，媳婦也——（低聲）要。

母 （重複地）但是，譬如說，有了媽，就沒了媳婦，有了媳婦，就沒有媽，你要媽還是要媳婦。

生 （逃避地）不會這樣子的，媽。

母 （不肯放鬆地）我只說譬如說，譬如說的話，你要那一個？

生 （啞嘴，看妻一眼）

母 說，要那一個？

生 這不會的，媽。

母 譬如說，我只說是譬如說，你說要那一個？

生 （看着媽，又看贅妻）那，那……

母 說，你說！

生 （看妻，無力地）那，我寧可要——媽。

母 （意外的喜悅）真的要媽嗎？

生 （俯首，低低地）是的。

母 （勝利地）那好，我告訴你，你現在去當兵了，家裏只有她一個在我面前，她在我面前，我瞧着

就不順眼兒，現在只有一種辦法，不是把她趕出去，就是我去死！

妻 （聽她要兒子趕她出去，立即）啊！（有些暈眩，立足不定，急扶住桌。）

生 (嚇住了) 這——

母 (毅然地) 你現在趕趕她出去，還是要我死？

生 媽，媽，這——

母 (堅決地) 你說，我要你在沒去入伍以前，把這事情弄好！

生 (淚下，跪在媽面前) 媽，請您原諒她吧，請您饒了她吧！瞧着兒子的身上，瞧着小毛的身上，饒了她吧！

母 (意外地，非常堅決) 不，我連小毛也要她帶走！

生 (又嚇住了) 連小毛？

母 (堅決地) 連小毛！這樣的人生出來的孩子，不會有好孩子的！

生 媽，媽，這——

妻 (起先有些失了理智，此時也去跪在母面前) 媽，媽，請您饒了我吧，饒了我吧！

子 (此時小毛喜悅地跳着進來。)

生 媽！媽！(看到此情形，嚇得怔在那兒)

妻 媽，請您饒了她吧！她家裏沒有人，沒有父母，沒有兄弟，又沒有弟妹，假如趕她出去，教她怎麼過活呢？求您饒了她吧！

母 (哭) 媽，我有什麼不好，請你罵我，打我，我都不敢埋怨，我都受得住，請您留住我，不要趕我出去，我……(放聲哭。)

生 (冷然地) 我不能留住你！

妻 媽，請您千萬饒了她吧，把她趕出去，只媽一個人在家，又病着，教兒子怎麼放心得下？

妻 媽，我實在不敢怎樣。你留我在家里，多少總可以侍候侍候您老人家的。

生 您病着總得有一個人侍候，是不是，媽？如果這樣子把他趕出去，鄉里隣舍的人也會講話的。

母 （有些猶豫）這——

生 媽，饒了她吧！

妻 媽，饒了我吧！

母 （轉主意）那，也好，瞧你身上，留住她，不過你要替我教訓，教訓，教她以後知道怎樣來侍候我。

生 我會教訓她的。

妻 媽，我真感謝你，我會盡心侍候你的。

母 不！（向子）你站起來！

生 （站起，拭淚，妻還跪着）

母 （命令地）你替我打她三個耳光，教她記住。

妻 啊！（摸自己的臉）

生 （與妻同時）打她？

母 （堅決地）打她！

生 媽，請您……

母 （截住他）打，你不打的話，就叫她出去？

生 這……

妻 （跪着，伸直了腰，仰臉，滿臉是淚，向金生）金——哥！你，你打吧！

生（全身發抖）這，這……

母打！不打的話給我滾！

妻（跪移向子）金哥，你，你，——（哭。）

母（打案）打！打！

生（伸手，手顫抖着，眼淚滴到妻的臉上。）

母（大聲）打！

生（咬緊了牙，閉上眼睛，打了妻一個耳光。）

妻啊！（她是倒在地上）

母太輕！再一下，要重點兒。

生（咬緊了牙，全身在顫抖，舉起了手要想打下去，但因為刺戟太利害，人有點暈了，幾乎跌倒，

急扶住桌子。）

子（他在旁邊看了些時，正義感實在使他忍耐不住，他向前，俯在媽身上）媽！媽！（媽不答應，

他哭起來，站起，盛氣地）奶奶，你為什麼要爸打媽媽？

母不要你小孩子多話，給我滾開！

子（倔強地）不！奶奶要說什麼緣故要打媽媽！

母我愛打就打，你難道要替你媽來打奶奶嗎？！

子打奶奶我雖然不敢，可是——

母（大聲）你給我滾開！

生（急轉身）小毛，你出去！

子 (倔強地) 我不出去!

生 (淚又流出來) 聽爸的話，你出去!

母 (看鰲在地上金生妻一眼自語似的) 饒了你吧，免得人家說我太狠心了。(向金生) 來，扶我進去歇歇!(金生過去扶她，她向小毛) 以後再多嘴，瞧我不敲斷你的小腿!

(生扶母入)

子 (看母進去後，向她背後倔強地頓腳) 敲斷我的小腿，你奶奶可沒這麼大的力氣。(轉身來看媽，急跪到她身邊。) 媽，媽——

妻 (慢慢醒來，看到小毛) 啊，小毛!(抱着他哭)

子 (也哭) 媽，媽，您不要哭!

妻 (爲子拭淚) 小毛，你媽……

子 (也爲媽拭淚) 媽，不要哭，到椅上去坐坐。

(子扶妻坐椅上。)

(金生出急趨向妻。)

生 (未說先流淚) 我，我請你原諒，我，我……

妻 (抱着他的身哭。)

生 (撫摸她的頭髮) 你原諒我吧! 你，你原諒我吧!

妻 (哭聲) 金哥，我，我原諒你的，這，這……不是……你的錯兒!

生 (摸着她的頰) 打痛了你嗎?

妻 (傷心地) 不，不痛。

生（注視她的臉）我知道你痛的，你，你，哪，這五條血紅！

妻不要緊的，生哥，等下就會褪了。

生我真不該，我，我太狠心了。

妻不，金哥，你是對的，我一點兒也不埋怨你。

子（倒一杯茶給媽喝。）爸爸你不好，你不能聽着奶奶的話，來打媽。

生（牽過他）是，是爸不好。（轉向妻）哪，我打你一下，我現在還你三下。（他打了自己一個嘴巴，正想再打第二下的時候，妻急阻之。）

妻金哥，我不要你這樣。

生你現在可以饒了我吧！

妻我根本就不埋怨你的。

生（對子）你覺得爸爸現在對了嗎？

子這樣子才對，才對得起媽。

（爲了子的話兩人都笑起來。）

妻（摸着她的臉溫柔地）金哥，我只担心着你去當兵。

金不要緊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去殺日本鬼子，是多麼痛快的事兒。你瞧我的胳膊，（伸臂）我有這麼大的力氣，還怕打鬼子不過嗎？

子怎麼，爸要去當兵了？

妻（無力地）是的。

生（與妻同時）是的，爸等下就要去了。

子 我不能讓爸去！

生 怎麼，你平常不是頂喜歡去打鬼子的嗎？

子 是的，不過爸是獨子，先生說，獨子是不必去當兵的。

生 可是趙甲長說抽籤抽中了，那當然是要去的，抽籤是很公平的方法，抽中了怎麼能不去呢？

子 這是醉蝦蟆胡說，先生說，獨子根本就不該抽籤的。

妻 也許是趙大爺的詭計也說不定，他這個人真是狡怪得很，你不聽着蔣家哥三個，一作也不抽去，我們家裏就只有你一個爲什麼反要抽去？

生 這就怪我們沒錢了。他們有錢，那當然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到，我們沒錢，那當然——不過，我就是有錢也不那麼幹，那是丟人的事情，我不幹！

妻 假如你可以不必去，而是被趙大爺用狡計把你送去，那不是太冤了？那聽人家說，不特獨子的不必抽，就是担負一家生活的——

子 爸，不要理他，我們只是不去，瞧那醉蝦蟆有什麼辦法——

（外面趙保長來了。）

趙 金生在家嗎？

生 （站起，向外）誰呀，請進來。

（趙大爺入）

趙 （十分威武地）金生，你還沒走嗎？

生 沒有，我正在收拾行李。

趙 （命令地）要快點兒，大家都去了。要趕着五點鐘之前集合，儘今兒晚上就要開到縣城去？

生 是的。我立刻就去的。

妻 (不甘心地向前) 趙大爺，在金哥還沒去之前，我有點兒問題要問你，請你說給我們聽。

趙 (有金坐在前，不敢那麼謎着眼向她笑，不過他的聲音，顯然的柔和得多了) 好，你問吧。

妻 我聽人家說，凡是獨子的，可以不必去當壯丁，有沒有這種話？

趙 (有點窘) 有也許是有的，但也說不定。

妻 我還聽說，凡是担负一家生活費用的人，也可以不必去當壯丁。

趙 (遮掩地) 沒有的話，沒有的話，那兒有這種話呢？

妻 趙大爺，我再問你，怎麼蔣家哥的三個，一個也不抽，我們家裏只有一個的，為什麼反而抽去？

？

趙 (狡辯地) 這是你們倒霉，抽中了，教我有什麼辦法？

妻 可是獨子的，連抽籤也可以不必抽，是不是？

趙 誰說的。大家都得抽，這是政府的命令！

妻 (尖刻地) 政府的命令，恐怕是你趙大爺的命令吧！

趙 (生氣的樣子) 胡說！我當保長，從來是公公道道的，政府命令要我怎麼做，我就怎麼做，你敢

違抗政府的命令嗎？

妻 政府的命令我們當然不敢違抗，可是我們要查清楚看，這個命令到底是是不是政府發的。

趙 (裝做大怒) 胡說，難道是我假造的嗎？

子 假造命令，你醉蝦蟆總有一天會抓去砍頭的。

趙 (向子，威嚇地) 放屁！你再胡說，我就打你！

子（天真地）打我？斬頭了，還會打人嗎？

趙（起身欲打他，他避開）你這個小鬼頭，不瞧着你——（看妻一眼，又看金生一眼，說不下去了）！

妻趙大爺，請你說說看，政府怎麼會有這麼不公平的命令，人多的反而不抽，人少的反而要抽呢！

趙（規避地）這是跟你們婦道人家講不通的。

妻怎麼會講不通？

趙你們婦道人家懂得什麼——好，好，我沒有時間跟你閑談了，教官還在等着我哩。（向金生）金生，你趕快就去。

生我就去的。

妻（止住趙）那不能，你肯定要——

趙（截住他）得，得，我沒有空閑跟你說白話，我只對你說，這是政府的命令，政府的命令無論誰都要服從的。（說着匆匆下。）

妻（無可奈何地）這鬼東西，真不是個好傢伙。

生（斷然地）這且不管牠，去當兵，是每一個國民應盡的責任，每論他是有狡計也好，沒狡計也好，我們既然抽到，總應該去的。

妻（希望地）但是，假如你可以不必去，那不是——

生那不能這麼想，假如大家都這樣子自私自利，只顧自己，不管國家，那麼國家放着誰救。國家亡了，大家也就都亡了。

妻不過，你走了，教我在家里怎麼過活？

生 趙保長不是說過，凡是出征的家屬，都有安家費的？

妻 誰知道他拿不拿來。

生 他怎麼敢不拿來，這是政府的錢。

子 他假如不拿來，我去問他要。

妻 那麼你去定了。

生 當然定了。

妻 你，你……（哭，坐俯桌上）你去了，教我——

生 （走近她，安慰地）你別難過，爲了國家，我去打仗，這是千該萬該的，將來打敗了鬼子回來，你的臉上不也光彩嗎？趙保長既然答應每個月都會送安家費來，你們總不怕過不了活，這是我放心的。（坐在她旁邊，溫存地）你別哭，好好的看着小毛。

妻 （轉身伏在他身上泣。）

生 我現在所最担心的是媽媽，她的脾氣實在太古怪了，不過有了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知道我走以後，你一定更要受一點氣，可是這也是沒辦法的，好的你十分賢德，總可以忍耐得住，替我孝順孝順她的。

妻 （哭聲）對你媽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總忍受着，孝順她。

生 我知道你會這樣的。你真是個十三分賢慧的妻子。將來我打仗回來，當然是要重重地謝謝你的。

妻 這是我的責任，難道還要你謝嗎？

生 那當然是要的——同時，你身體不好，又多病我走了以後，你自己要保重，我回來的時候希望你能够變成胖胖的一個人，那我是多麼喜歡。

妻 我當然會保重的——家裏的事情你放心好了，我總會替你弄得好好的。

生 這樣我就放心了。

妻 不過你出去，自個兒也得保重呀！每頓多喫兩碗飯，我聽說在軍營裏，沒有好東西喫的。這種天氣，衣服要多穿點兒，晚上被要蓋好，不要生病，生了病，沒人來侍候你。

生 這個我會小心的。

妻 還有，衣服也要常常洗換，破了就要請人家補一補。

生 我知道的。

妻 還有，你要常常寫信回來，免得我在家里日夜掛念。

生 那當然的。

妻 還有——（說不出了。）

生 還有什麼？

妻 還有，你自己要保重。

生 我會保重的。（頓，看她沒有說話）還有什麼沒有？

妻 （想）我一時也說不出許多來，我只希望你……（哭）

生 （撫慰地）好，好，別哭了，現在時間不早了，你還是把我的衣服包好吧。

妻 （哭，過去包衣服）

生 （轉問小毛）小毛，你過來。

（小毛過去。）

生 小毛，乖孩子！爸現在要走了，你在家裏要好好的孝順奶奶，聽媽的話，不要玩皮，用心唸書。

你知道嗎？

子（拭淚）我知道的，爸。

生記住爸的話。爸回來了，一定帶許多好玩兒的東西給你玩兒。

子（哭聲）我記住的。

生（站起，向妻）你收拾，我跟媽去談幾句話。

（妻垂淚，點頭，金生入。但即出。）

生媽睡覺了。我想，我就走吧，不給媽談也好，免得她老人家看見我走了，又傷心起來。

妻（哭）你現在就走吧？

生（忍著許久的眼淚，不覺也留下來，急拭乾，帶哭聲）我就走了。

妻（把包好的衣服拿給他，哭不成聲）你……你——

生（爲她拭淚）不要哭，說不定到了縣城，我還可以請假回來的。

子（抱著金生的腿）爸，你去了多麼回來？

生我，三個月……（眼淚滴到小毛臉上）

（小毛呱的一聲哭起來。）

生（摸着她的頭）小毛，乖乖的不要哭，聽媽的話，爸……

妻你，你……

（三人對泣些時。）

生（拭自己的眼淚）不要哭了，不要難過了，我走了。（欲動身。）

妻（拭淚）我送你去好不好？

生 不必，不必，你一送我心上更難過了。

妻 不，我要送你一送。

生 不必，你送我去，丟下媽媽一個人在家裏，假如醒來，就沒人照顧他了。

妻 可是——

生 （牽着她的手）你不要哭了，你一哭，我走了，不知道要多麼難過。（其實他自己也不能抑壓住，滿臉是淚）

妻 （拭淚，但是抑制不住心裏的悲傷）

子 爸，我送爸去。

生 好孩子，不必送爸了。

子 不，我要送！

妻 就讓他送你去吧。

生 也好，也好。

（金生爲妻擦乾了眼淚，忍住心，拿着衣包，牽着小毛向門走出去，妻泣着送他。）

妻 金……哥，你，你要……自己保……重。

（已走出門了，在外）

生 我……我……

妻 （在門外，強出一句話）要常常寫信回來。

（在遠遠的地方）我，知道——

（聽到妻在外邊的哭聲，些時，妻哭着進來，回到台左，伏桌上哭。）

（時間被她的眼淚送走了）

（趙大爺又在外面喊了。）

（在外）金生去了沒有？

妻（哭着，不答）

（趙走進來，看看週遭，知道已經走了，立刻放下笑臉來）

趙金生是走了？

妻（仍舊不答）

（他又不用人請，就坐到床沿上，裝作溫柔的聲音）

趙金生嫂，何必這麼哭呢？金生走了，這也平常得很何必這樣？再說，金生去了，你假如怕冷靜的話，有我趙大爺在，還怕什麼？（看妻還是不答，還在哭，就打他的肩膀）真是傻孩子，還哭什麼？

（急避開，站到另一邊去。拭淚，正色）趙大爺，請你莊重點兒，別這麼動手動腳地。

趙（微笑）這有什麼關係，都是熟人。

妻（莊重地）趙大爺，請您別這麼說，現在我的男人當兵去了，男女有別，不是有事情的話，還是請您少來我們家裏點兒，免得人家說閑話。

趙怎麼，難道你敢把趙大爺趕出門去！

妻（退讓地）那當然是不敢了，不過——

趙（傲然地）這有什麼不過，在這個村莊上，誰敢對趙大爺哼一聲兒！

妻可是人家要說我的，我們女人家是不能給人家說些壞話的。

趙這怕什麼，只要我一句話，你瞧，誰敢說什麼。

妻（直爽地）不過——無論如何，沒什麼事兒，還是請忘趙大爺不要來吧。

趙那麼，依你說，我是不能來你家裏了？

妻嗯——最好是不要來。

趙每月的安家費也不用我送來了。

妻安家費是什麼時候發放，我可以叫小毛去拿，免得勞動了趙大爺，又可以免得人家說閑話。

趙（冷然地）你倒很會打算，可是你這麼做了，安家費恐怕就不容易拿到手了。

妻（奇怪地）為什麼？

趙也不為什麼，只是——（向她又眯起了眼睛笑）只要你金生嫂肯向我要，就是沒安家費的話，我

掏腰包也沒關係。

妻（正色）謝謝你。趙大爺，這種錢，我們是不敢要的。

趙（裝做生氣的樣子）難道我的錢是臭錢，

妻那當然不，不過——

趙（發狂似的）哈哈，這有什麼關係！實在講起來，我真替你冤枉，憑着你這個臉孔，這個身段，

這個性情，他媽的祖祖教祖子的金生也配你這樣的美人兒？

妻（轉身去）趙大爺，請你別說這種話。

趙（前進一步）怎麼，這還不是千真萬確的？只要你稍為活動點兒，怕沒有舒舒服服的日子過？憑

妻你要什麼，綾羅綢緞，珍饈美味，還怕穿不到，喫不到嗎？

趙（退避地）對不起，趙大爺，我不是那樣愛食，愛玩兒的女人，請您不要誤會了。

妻你不是傻子嗎？人生在世，是做什麼的，不是爲了享樂，難道是要挨苦嗎？挨苦不如乾脆點兒

死了好。

妻（垂頭不答。）

趙（誤會她被說動了）你瞧，我趙大爺，趙大娘死了快兩年了，我呢，才五十零歲的人，沒有娘們真有點兒熬不過呀！（他挨近了她，牽住了金生嫂的手。嘻開了嘴巴笑，露出那黃得怕人的牙齒）（驚慌地用力一掙，便躲開了）

妻（追向前）算了吧。別那末姪姪妮妮了，你就消了地從了我，那好處可就多了，你放心，我不會向外邊兒去說的……

趙妻（一步一步地向後退，嚇得臉無人色。）

趙（一步一步地追向前）答應了吧，我的美人兒，爲了你，我簡直害了相思病了！

（金生嫂退到了壁，後面是無法可退了，兩隻手被趙大爺緊抓住，她的臉色就一陣羞紅，一陣慘白，她感到她的貞節已經臨近了虎口！在驚急無措的當兒，她想喊叫，但是她剛喊出一聲，她的嘴就被趙大爺的粗大的手掩住了，她的喊聲就壓在喉嚨裏。這時金生嫂實在無法可想，剛好空出一隻手來，就不顧了一切，狠狠地給了趙大爺一個耳光）

妻（氣喘喘地）你這禽獸！

（意外的受了一個耳光，氣沖沖地向後退）好，你這野婆娘，竟然敢打起我來了。你瞧着，瞧你能跳出趙大爺的掌心不會！

（說着，他氣沖沖地，踉蹌着，僵僵着駝背走出門口。門，碰地一聲關上了。）

（妻打了趙大爺一個耳光後，看見他走了，她一時傷心起來，就伏在桌上哭起來。）

幕

第三幕

佈景同前。

下午二時。

開幕時，台上空無一人。從母室中，傳出下面的對話。

妻（柔順地）媽，這樣子坐着，不太累了，到床上去躺躺吧。

母（兇聲）不用你管，你給我滾開！

妻，外邊兒風大，把窗門閉上了好不好？

母，我不要，你給我滾開！

（些時）

（顫聲）媽，你老人家——

母（打案聲）滾開，滾出去，我叫你滾出去！

（妻拭着眼淚出來，伏桌泣，此時，妻比前瘦得多了。她兩眼是無力地睜開着，眼圈腫了頭髮散亂，兩頰高聳，臉無血色，從前的嫵媚已經沒有，但仍舊保留着相當的美麗。）

妻（半泣半訴）金哥，你，你真响在前線打死了嗎？……我不信！我不信！你怎麼會死呢？你怎麼

能够死呢？你，你死了教我怎麼辦？你撇了我，教我怎麼活得下去？……但是我又不能跟着你到陰司去，媽，要我照顧，小毛，又要我看管，這，這……金哥，你真的死了嗎？你怎麼連夢也不

給我一個？你，你……（又伏案哭。）

（小毛從外入，走近妻——小毛比從前也瘦得多了，他穿了一件長過了膝的衣服，顯然地，這並

不是他的，而且這衣服很破爛，不過，他全身還收拾得相當清潔。）

子 媽，媽！

妻 （仰頭，拭淚，撫孩子頭，哭聲）孩子！

子 媽，你爲什麼自個兒又在哭哩？

妻 （忍住淚）媽，媽因爲——

子 （挨在妻身邊）是不是奶奶又欺負了媽？

妻 （掩飾地）沒有，小毛，奶奶不會欺負媽的。

子 （尋根究底地）那爲什麼哭呢？小毛天天只瞧見了媽哭。

妻 （不知不覺地又流下淚來。）媽只在想你的爸爸。

子 （天真地）媽，爸多久才回來？

妻 （嗚咽）你爸，你爸——

子 爸不是說三個月就回來嗎？現在三個月了沒有？

妻 現在——現在已經三個月多了。

子 那爸爲什麼還不回來？

妻 （拭淚）你爸……現在……不能回來了。

子 （不解地）爲什麼爸不能回來呢？

妻 （淚如雨下）因爲，因爲……你爸……陣亡了。（嗚咽些時，拭淚）乖孩子，不要這麼叨念着你爸吧！

子 （懷疑地）什麼叫陣亡，陣亡要多久才能回來，媽？

妻（拭淚，不忍使她的孩子傷心）陣亡就是陣亡，陣亡了就沒有一定的日子回來囉，一年兩年都說不定，你悄悄地等著吧！

子爲什麼要等一兩年才能回來呢？

妻（不能又不忍解析）是要等一兩年才能回來的。

子一兩年，一兩年那是很久很久了，這怎麼辦呢，媽？爸走了以後，小毛學校沒得去了，一天也沒喫飽過一頓，假如要等這許久的時候兒，那不是要餓死了小毛嗎？

妻（非常慈愛地摸着他的頭，垂淚。）孩子，我的好孩子，我知道你餓了，可是，可是教媽也……也沒辦法了。

子小毛已經五天沒喫過一頓飯了，肚子餓得很，媽。

妻（哀聲）好孩子，我知道你餓了。

子媽，你不餓嗎？今天小毛喫三塊燒餅，餓得要命，媽只喫一塊，媽比小毛人大了這麼多（以手比一比）怎麼能够不餓？

妻（無力地）媽不會餓，孩子。

子可是小毛餓了，媽，還有燒餅沒有？

妻（低低地）再也——沒有了。

子那，那——

妻好孩子，你再到趙大爺家裏一趟好不好？

子怎麼，又去問他拿安家費不是？

妻是的，孩子，你爸走了以後，安家費就沒拿過他一毛錢。

子 媽，我不去了，去了好幾次，常常見不着，見着了，也不肯拿出來，媽，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問趙大爺拿這安家費，爲什麼不向別人拿？

妻 孩子，這安家費是政府給我們的，他是保長，我們當然向他要呀。

子 （肯定地）他一定把我們的錢拿去買酒喝了，這個醉蝦蟆，總不是個好東西，媽，我們爲什麼要這種人當保長呢？

妻 這有什麼辦法？

子 （正義地）爲什麼沒辦法，我們可以打倒他！（揮着他的小小的拳頭。）

妻 （微笑）別孩子氣了，他在這村裏，誰敢得罪他？

子 爲什麼不敢得罪他，小毛就不怕他。

妻 你們小孩子是不懂這些事情的。好孩子，你再去一趟吧。

子 （堅決地）我不去！

妻 好孩子，你就去一趟吧！

子 （解析地）我不去，媽，反正拿不到錢，去了也不過是白去一趟。

妻 （撫愛地）乖孩子，聽媽的話，再去一趟。好好地對他說，告訴他我們家裏已經五天沒飯喫了，請他可憐可憐我們吧，把安家費發給我們。你好好地對他說，也許可以拿到一點兒錢的，拿了錢

回來，你就有飯喫了，也不怕肚子餓了。

子 媽，他假如不肯給呢？

妻 你求求他吧。

子 不，我不去求他，他是個醉蝦蟆，是個壞蛋，我們爲什麼要去求他？

妻 乖孩子，聽媽的話，求求他，沒什麼關係的。錢在他手裏，不求他，他就不給我們，我們怎麼辦呢？

子 媽不是說這錢是政府給我們的？又不是他的錢，為什麼我們要去找他。

妻 但是他不要給我們，好孩子，聽媽的話，去吧。（推他去。）

子 （俯首，終于只得依順了母親。）好，媽，我再去一趟吧。

妻 真乖，拿了錢回來，媽一定買一塊肉給你喫。

（小毛俯首疾趨而出）

（妻還坐在椅上，眼睛裏滿了眼淚，她拭乾了，拿起衣服來縫。）

（母拿個手杖，出現在門口，站了些時。）

母 怎麼，你還在此地縫衣服！

妻 （放下衣服，站起，走近她）是的，媽，這衣服人家明天就要了。

母 （學着牠）明天就要了！（硬聲）我問你，太陽斜西了，還不弄午飯我喫嗎？（走出來。）

妻 （扶她坐椅上）媽，肚子餓了嗎？

母 你以為我還飽得很嗎？你早上只給我兩塊燒餅喫，我整天就不必喫飯了嗎？

妻 媽肚子餓了，我這兒還留下一塊燒餅，給媽喫。（她從桌蓋着的碗裏，拿出一塊燒餅來，給母。）

母 （接過燒餅，狠狠地向地下擲去）死東西，你以為我只會喫燒餅嗎？

妻 （急從地上拾起來）媽，家裏實在窮極了，燒不起飯來，請媽先把這一塊燒餅喫了吧，剛才小毛

，我還不敢給他哩。

母 我不要，我要喫飯！

妻 媽，家裏連一粒米都找不到了。

母 怎麼會找不到，你整天在家裏做什麼？

妻 自從金哥走了以後，家裏就賺不到半個銅子兒，可以賣的賣光了，可以當的也當光了，從前還可以替人家縫點兒衣服，得到一二毛錢，最近這數天，沒有人家拿衣服來縫，所以弄得一個錢也沒有。

母 你胡說，（指桌上的衣服）這不是衣服嗎？

妻 這是今兒早晨才拿來的。

母 （無理地）我不管，我只要飯喫，你非去弄飯來給我喫不行！

妻 媽，請你原諒我吧，教我空手怎麼弄得飯來呢？

母 （堅決地）不行，我一定弄喫飯，你趕快去弄。

妻 （請求地）原諒我吧，媽！請你喫這一塊燒餅吧！今兒早晨給賣餅的除了五塊來，兩塊給媽，兩塊給小毛，本來這一塊是我喫的，後來一想，恐怕媽肚子餓，所以沒有喫掉，媽，今兒一整天，我還沒喝過一口開水哩。

母 （毫無感動地）我不管你，我只要飯喫，你總得去想法子！

妻 教我有什麼法子好想呢？

母 你不會向人家去替？

妻 可以借的人家都替過了，現在人家連聽也不敢聽我的聲音，一聽到我的聲音，就把門關上了。

母 我不管，你總得想法子去！

妻（爲難地）這，這——

母 沒有什麼這，這——去打算米來！

妻（在猶豫着。）

母 去，去！

妻 好，媽，我再去向人家借借看，不過我去了，剩下媽自個兒在家裏，沒人招呼我——

母 不用假小心眼兒了，我不用你管！

妻 好，那我就去。

（妻趑趄地走出門去。）

母 臭婊子，從前迷了丈夫來欺負我，現在也教你喫點兒苦！

（母扶杖起身欲返房中，外面：

馮大嫂在門外：

馮大嫂（以下簡稱馮）金生嫂在家嗎？（說後走進來。）

馮大媽出現在門口。她雖然已經四十六歲了，但看起來却只有三十七八歲的样子，職務是僕人，可是那一張嘴就像個媒婆。她的樣子相當風騷，裝飾也很整潔，看起來，像個大家的女僕。不過她不是個很壞的女人，她有普通人的良心。）

母（轉身，不大高興地）你找她幹嗎？

馮（熱烈地向前）啊，黃奶奶，恭喜恭喜，你可以起來走路了，你病都好了嗎？

母（輕蔑地瞧她一眼，重復地）你找她幹什麼？

馮 你坐你坐，我告你。（扶母坐）我那兒是我找她呢？我正要找你黃奶奶哩。我以為你還躺在床上，

所以先叫金生嫂，你老人家想想看，我有事兒不先找你黃奶奶，還找我幹什麼？

母（似乎高興了點兒）你找我有什麼事兒嗎？

馮也沒什麼要緊的事兒。只是我好久不見到你，不知道你病了怎樣，金生哥去當兵又打死了，所以跑來看看你老人家。

母（嘆息）唉，別說起了，自從金生走了以後，我們這個家有一頓沒一頓地過日子，這數天更不行了，連飯也沒得喫了，這日子真是難過啊。

馮（反激之）可是放着金生嫂在家裏做什麼，難道連你一個老人家都照顧不清楚嗎？

母（感嘆地）唉，馮大嫂，你別提她了，我整天給她氣了要死！

馮爲什麼呢？我好像聽人家說她還孝順？

母鬼話，她還孝順嗎？她假如孝順的話，我也不至到四五天沒飯喫了。

馮那真是，連飯都沒給媽喫，怎麼還孝順呢？

母有許多事兒，你還不知道哩。

馮還有什麼事兒嗎？

母你只瞧看，自他進了門，我這一家比從前不壞得多了？先說我自個兒，她一進門我就病，病了七八年，沒一天好過，我不知道她這個人命裏頭帶了什麼煞神到我家裏來。

馮真的，你不提起，我還不大覺得，現在想來，真的她一進你家的門，你就病了，一直病到現在還沒好過。

母可不是？我想她命裏一定帶了殺夫，不然的話，金生怎麼會無緣無故的打死呢？

馮你給她看過命嗎？

母 就是說了，從前不知道怎麼會一時糊塗了，沒把她的命送給看命先生看一看。

馮 不過，從前的已經過去了，我們且不談它，將來的，也許還有什麼不好也說不定，你爲什麼不去請教請教看命先生。

母 現在怎麼能够，你不瞧着我們家裏，連飯都沒得喫，那兒來的錢去看命呢？

馮 也是，那現在你們？

母 教我一個病人有什麼辦法？我每天只要有飯喫就是了，別的都不管。

馮 可是你現在連飯都沒得喫了。

母 所以我今兒迫着她去想法子。

馮 恐怕不大容易想到法子嗎？

母 也許是不大容易，不過——

馮 黃奶奶，她假如想不出法子，你就是儘迫她，也是沒用處的。黃奶奶，我倒有一個法子，可以教

你安安閑閑地過日子，不愁穿，不愁喫只是我不敢說出來。

母 你有法子，你就說出來，還怕什麼呢？

馮 說出來了，恐怕得罪了你。

母 那兒會，你儘管說吧。

馮 你若是不肯，不會生我的氣嗎？

母 你放心說吧，你教我法子，我那兒反會生你的氣？

馮 我想——

母 你說吧！

馮 我想你們這樣子總不是個辦法，都這樣子下去，你們總有一天會餓死的，到不如——（想，些時）金生嫂今兒不是才二十五歲嗎？

母 是的，怎樣？

馮 她年紀還青，而且人也生得很漂亮，假如你把她——（底下的話咽在喉嚨裏）你聽怎麼樣？

母 （不大明了地）你的意思是——？

馮 只有這個辦法最好了。

母 你是說迫她來賣淫嗎？

馮 不，金生嫂恐怕不肯幹這事兒，我想惟一的辦法就是把她嫁給一位有錢的人，領到一兩百元的身價，你還怕沒好日子過嗎？

母 這，這——

馮 怎麼，你不肯嗎？

母 那兒不肯，我心裏兒早就有這個意思了，只不過有兩件事兒不能決斷。

馮 有什麼兩件事兒？

母 第一件，在我們村子裏兒有沒肯要她，有誰拿得出這筆錢？第二件，我要嫁她出去，就連小毛也要她帶走，這麼一來，恐怕更沒人家娶了！

馮 （意外地）怎麼，你連小毛也不要嗎？

母 （決然地）不要！留他在家裏兒，一方面我不能看顧到他，同時這孩子，我早就不喜歡他，瞧着就不順眼兒！

馮 那也是的。

母 你想，這樣子有誰人家肯娶呢？

馮 這倒不成問題，面前就有一個人可以娶。

母 面前就有一個人，那是誰呢？

馮 趙大爺！

母 趙大爺？

馮 嗯，他早就有這個意思了，只怕你不肯，所以不敢對你說。

母 那他可以出多少錢？

馮 他說，假如你肯的話，他肯出兩百塊錢。

母 （欣喜地）兩百塊錢！

馮 噫，這數目不够你一輩子快活嗎？

母 這，這，我當然是千肯萬肯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肯不肯？

馮 只要你肯，還怕她不肯嗎？你放心好了，由我來對她說！

母 馮大嫂，假如這事情做成功了，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謝謝你哩！

馮 自己人，還謝什麼呢？

母 馮大嫂——

（金生妻出現在門口，踉踉蹌蹌地走進來。）

母 （看到她）怎樣，借到米了沒？

（無力地）沒有，媽。

母 還是沒有！你這死東西，連米也借不到，你還做什麼人？

妻 我，我，媽，他們都不肯借，因為從前向他們借的，都沒還過他。

母 （兇惡地）我不管，今兒你非弄飯來給我喫不可！

妻 媽，教我兩手空空，怎麼弄得起來！

母 我不管，我不管，（打案）你非弄不可！

妻 這，這——

馮 黃奶奶，你別生氣了，進去歇歇吧，金生嫂總會去想法子的。（向母使眼色）來，黃奶奶，我扶你進去吧！

母 （起身）狐狸精，迷死了丈夫，現在又想來坑死我吧！

（一邊罵着，一邊走進去，馮立刻回來。妻還是站在那兒，怔怔地站着，淚水一滴一滴地從腮邊滴到地上。）

馮 金生嫂，你何必這麼哭呢？

妻 馮大嫂，你瞧着的，這教我怎麼弄得來呢？

馮 黃奶奶的脾氣真太壞了，這還是你金生嫂孝順，如果換一個人，恐怕就要吵起嘴來。

妻 我怎麼敢跟媽吵嘴？只是這家庭我真也無法維持了。

馮 可不是嗎？自從金生死了以後，真也難爲了你，一個孀婦人家，怎麼維持得住三口人呢？

妻 馮大嫂，不瞞你說，從早晨到現在，我連一口水都沒入肚哩。

馮 所以我說，你們這樣子下去，總不是個辦法。

妻 我也知道都這樣子下去，總不是個辦法但是除了有一天過一天，餓着肚子等死以外，實在是沒路可以走了。

馮 怎麼你年紀青青的，會說到死上頭去？你千萬別這麼想。

妻 老實告訴你，馮大嫂，我覺得，我是病了。

馮 病了爲什麼不找丈夫聽去？

妻 家裏連飯都沒得喫，那兒還有閑錢去看病？

馮 也是的，不過你總不能就這樣子馬馬虎虎地下去，病總得去治好。

妻 （哽咽）唉，馮大嫂，像我這樣苦命的人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

馮 你千萬別這麼想，金生嫂，金生雖然死了，但是你還年青，你應當好好地活下去，別說你自個兒吧，光是黃奶奶，她不要你照顧嗎？就說黃奶奶不必你照顧，但是小毛只是那麼一點點年紀，你們又只有這麼一個命根子，你死了，他當然活不成，只要她有了三長兩短，你怎麼對得起金生呢？

妻 我也就是這麼想呀，不爲着他們兩個人，我早就要跟着金生到地下去了。

馮 所以你現在一定要好好的撫養小毛，將來他成立了，那個時候兒就是你享福的時候了。

妻 享福，那兒有我們的份兒？光是眼前的生活，就沒法活下去了。

馮 我聽着你們這樣子，的確不是個辦法，整天挨餓，難爲你想盡了法子，弄到一點兒喫的，可是黃奶奶還那麼臭罵你，迫着，我在旁邊兒瞧着，實在替你氣不過。

妻 她是媽，這是沒辦法的。

馮 但是做媽的人就不應該這樣子，做媽也有做媽的道理，不能這樣子隨便罵人，隨便迫着人，古語說得好，「巧媳婦難爲無米之炊」，沒有米，教你怎麼弄得飯來給她喫，這真難爲死了你。
妻 （低聲）家裏兒不但米沒有了，連柴也燒光了。

馮 可不是，這麼成，依我看，你還是另外想想法子吧？

妻 教我另外有什麼法子好想？

馮 法子可多着哩，只怕你不肯。

妻 只要能够養活我們一家子的人，什麼事情我都肯做的。

馮 （移椅近她突兀地）金生嫂，趙大爺這個人你覺得怎樣？

妻 趙大爺？（瞧她一眼）他是一個——

馮 （接上）好人！再好也沒有的人了。

妻 馮大嫂，請你別見怪，我覺得趙大爺亦不是個很好的人。

馮 爲什麼？

妻 趙大爺，他，他——

馮 他怎麼樣？

妻 （改換語調）金哥去了三個月，安家費沒送半個銅子兒來，這些錢我想定規是他私吞了去，私吞

公家的錢的人還有好人的嗎？

馮 噫呀，你原來是說他這偏啊，這怎麼怪得趙大爺呢？上頭不把安家費發下來，教他那兒來的這麼

多的錢來賠上呢？

妻 我就不相信這句話！

馮 道真是天大的冤枉，你怎麼會不相信呢？村子裏的人全知道這件事情了。你難道都沒聽見人家說

過。

妻 沒有，我只聽趙大爺說的。

馮 這是真的呀，金生嫂。

妻 但是趙大爺這個人，還，還——

馮 還怎麼樣？

妻 還，（低頭）還對我……

馮 對你怎樣？

妻 他，他有一天到這兒來，對我——

馮 他是不是對你——（對妻一耳語）是不是？

妻 （垂頭不語）

馮 這還不是頂好的機會？只要你肯答應了他，你還怕沒有好日子過嗎？

妻 但是這事情教我怎麼做得來，怎麼對得起金哥？

馮 這你真是太傻了，現在的女人，就是嫁上一二十個的丈夫，也是平常得很，你的金哥已經死了，

還有什麼對得起，對不起！

妻 這些事情我是做不來的！

馮 這有什麼做不來？只要你心上肯，一切就不成問題了，趙大爺的確是從心眼裏愛你的，做人又

和平，又有愛情，家裏有錢，又有勢，如果你肯答應嫁了他，下半世真不知有多少福好享哩。

妻 馮大嫂，請你別談這件事情，我是不怕喫苦的。

馮 不怕喫苦總得有飯喫，你們現在一家人都餓着肚子，這怎麼成。

妻 我願意餓死，不願意做這事情！

馮 但是你有黃奶奶，你不能教她也跟着你餓死呀！

妻 還，這——

馮 你下還有個小毛，他餓死了，你不是更對不起金生嗎？

妻 這，這——

馮 別說以後，光是今天你就沒辦法過了，你假如不答應這件事情，你明天還有辦法嗎？後天還有辦法嗎，只要過了五六天，我再到這兒來，恐怕你們都已經餓死在這兒了。

妻 不，不，我不能答應這事兒！我寧可自個兒受苦，我可以替人家縫衣服，金生嫂，你瞧，（持桌上的縫了一半的衣服）這件衣服縫好了，就可以有一毛多錢了，就可以買東西給他們喫了。

馮 但是你能夠天天有衣服縫嗎？絕對沒有的，金生嫂，現在窮人多了，除非不得已，誰都不會做衣服，而且除了家裏沒女人的男人，才會把衣服送給你縫，可是村子裏頭，這種人才有幾個。他們沒有母親，也有妻子，沒有妻子，也有姊妹，沒有姊妹，也有嫂嫂，單身男子漢可少得很哩。

妻 而且單身男子漢大半是窮人，他們整個年頭兒能够做一件衣服，已經是難得過頭了哩。

馮 不過——

妻 金生嫂，你要明白，我完全是爲了你，才對你這樣說，你自個兒想想看，黃奶奶是這麼一個兇狠

的女人，她討厭你，討厭小毛，你這個家還能住下去嗎？

妻 對媽，她怎麼罵我？我都沒話說的。

馮 但是你們要活，要錢來生活呀，我告訴你，我剛才在你沒回來之前，已經跟她談過這件事兒了，她不單是願意你嫁出去，而且連小毛她也不要。

妻 這，這恐怕不——

馮 難道我騙你不成？（看她不答）爲着小毛，你總得喫虧點兒，做母親的，這也是應該的。

妻（堅決地）無論怎樣，這事兒我不能做的。

馮金生嫂，你不能這麼固執呀！你如果不聽我的話，我恐怕——

馮（說到這兒，外面趙大爺來了，他一走進來，看看房子四周，搖頭微笑。）

馮啊，趙大爺，你老人家自個兒來了？

趙嗯，這房子我三個月沒來了，想不到比從前亂得多了。

馮那當然了，金生死了以後，只剩下金生嫂一個人當家，那兒顯得了許多？

趙（毫不避諱地）我教你來說的事情怎樣？

馮（走近她，低聲）黃奶奶倒是肯了，但是要連小毛都帶走！

趙這不成問題，可是她呢？

馮她不肯答應，我不知道說了多少話，她總是不答應，正把我弄得沒辦法的時候兒，您趙大爺就來了。

趙怎麼，她不答應吧？

馮她不答應。

趙你去請金生的媽出來，這兒由我自個兒來對她說！

馮好的，（欲入）

趙（又把她喊回頭來）喂，我再告訴你一句話。（馮走近他，他對她耳語，馮入，趙轉向妻。）怎麼，剛才馮大嫂對你講的話，你不肯答應嗎？

妻（俯首不答。）

趙（威嚇地）告訴你，你還是好好的答應了我，到我家裏兒去，我倒可以教你享半世的清福，小毛

也可以好好地看待他，送他到學堂去唸書，假如你一定不答應，哼，你就瞧着吧，瞧你能逃得出我的掌心嗎？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妻 趙大爺，請你別妄想了，我寧可死，這事情也不能答應的！

妻 不答應，我可有辦法要你答應！

起金哥呢？

母 我不管什麼虧得起，對不起！我平日瞧着你這狐狸精的樣兒，早就不願眼兒了，如果留你在家裏，將來偷人養漢子，倒不如把你早點兒嫁出去，免得鬧了笑話兒。

妻 我怎麼會做這些事情呢，媽？

母 我就知道你會的！

妻 媽，我實在……

母（殺住她）我告訴你，你趕緊答應了吧，你一定不答應的話，我這個家也不能讓你待下去了。你帶了小毛隨便到什麼地方去罷吧，我不管。

妻 媽，我求您……

母 不用求！你就嫁去，不嫁去，你就給我滾蛋！

（說罷，氣呼呼走进去了。）

（妻俯桌上泣。）

馮 金生嫂，我走了，這事情你自己個兒想想吧。不過我看，你還是答應的好！

（馮說後，看她不答，便走出去，剩下金生嫂一個人在房子裏哭着，些時，小毛從外面進來。）

（走近妻）媽，媽，你怎麼又哭了呢？

妻（哭聲）小毛，你……

子（親會了母親的意思）我到母親家裏，沒見到他；回頭來，壯子餓得走不動了，我就在一家賣燒餅的店門口坐下來，打算休息一下子，誰知那個時候店門口一個人也沒有，我，我就偷了兩塊餅，我不敢回家裏跑，先跑到村外頭去，喫了一塊，帶了一塊回來，給媽喫，我想媽

肚子一定也餓了。（從身上拿出一塊餅來。）

妻（接餅）你怎麼去偷人家的東西？假如給人家看到，不是要給人家抓去揍嗎？

子我不怕，我肚子餓得很，媽。

妻你以後千萬別再去偷人家的東西了，知道不知道？

子我知道的，媽。

妻（想，些時以餅給他）好，這一塊再拿去喫吧！媽肚子還不餓！（指桌上）這兒還有一塊哩。

（子接過燒餅，貪吝地喫着。）

（妻垂淚，想，當他快喫完的時候。）

（囁咽）小毛，我們過一兩天就要搬家了。

子搬到那兒去，媽？

妻搬到趙大爺家裏兒去的。

子咱們為什麼要搬家呢？

妻咱們交不起房租，房東不給咱們住下去了，你沒看見昨天來這兒要房錢的那個大黑臉嗎？多怕人

哪？

子奶奶也去的嗎？

妻沒有，奶奶到別地方去的。

子那我們為什麼要到辟蝦蟆家裏兒去？

妻這，這因為——

子媽，我不去，辟蝦蟆喝醉了酒，會打人的！

妻 不會的，好孩子，他那是有許多好喫的東西，我們搬過去，就不會挨餓，而且你又可以到學堂唸書的。

子 可是……

妻 乖孩子，（從桌上拿那塊餅給他）這塊餅你再拿去喫吧！到外邊兒去玩玩！

子 不，這塊留着媽喫。

妻 媽喫過的，你拿去吧！

（小毛接過了餅，到外面去了。）

妻 （伏桌上哭，些時）金哥，我……我太……對不起你了，我……爲了小毛，金哥，你，你原諒我……我……（跪在台上。）

幕

第四幕

佈景：一間陳列得非常沉悶煩熱的房子。門在後方靠右，台右除一對窗門外，壁上掛了些非名人的字畫，下面列着一付老舊的椅棹。從門靠左，有一架舊式的睡床，床下來，台左，放一張四方桌和幾張椅子，假如舞台面較大的話，可以再放些舊式的櫥櫃。

開幕時，傍晚的時光，在窗外，風在狂吼着，有樹葉磨擦的聲響。房中十分暗黑，初開幕時，假如不注意的話，簡直看不見房中的人物。

金生妻坐在方桌旁，身邊放着縫衣服的傢伙，但是她並沒有縫衣服，却在拭眼淚。她的樣子顯然的比前更加瘦削了，她常常咳嗽，（在劇中，不要忘記了她）兩頰有點紅暈，她的肺病已經是一發不可遏止，而一天一天地嚴重下去了。

馮大嫂原先是坐在她身旁，現在却站起來，正從什麼地方拿到一匣火柴，把燈點上。

（邊在點燈，邊對妻說）姨太太，我瞧你就別這麼整天的哭着，（點好了燈，丟掉火柴棍子，走近她身邊，似安慰小孩子地說：）你近來身體一天壞似一天，再不放開點兒，我怕你……（底下不敢說出口來）

（拭淚）馮大嫂，我那裏不知道這個，不過像我這樣苦命的人，（咳嗽）倒不如早死了乾淨。你怎麼年紀青青的，要想到這上頭去？俗語說得好，「乞丐不過爛柴橋」，一個螻蟻尚且偷生，何況是一個人呢？

不瞞你說，這個月我的——（低聲在馮大嫂耳旁說兩字）也都停了，白天咳嗽還好點兒，一到晚上，天快亮的時候，就咳嗽得利害，而且，（咳一聲），前幾天一個早上，還吐了一口血哩

碍 吐了一口血？這還得了！——真是，我們的老爺也太沒良心了，既然把你娶了回來，就應當好好的看待你，怎麼還不到一個多月，就這麼不把人家當人看待，生起氣來，就是拳呀腳呀打人家一頓，也實在教你忍受不了。我真追悔，從前怎麼會替你們拉攏這一頭婚姻，你不恨我嗎？

妻 近來你這麼照顧我，我感謝你還來不及，怎麼會恨你呢？其實，我早就橫了這條心了，與其天天讓他打罵，倒不早死的好，我，我好幾次想——

碍 哎呀，金生說——（瘦字尾聲咽在喉裏，隱隱門外，）啊，姨太太，你怎麼又說到這上頭來了，你不想想看，你現在怎麼能够死呢，你是爲什麼才落到這兒來的？

妻 我，我完全是爲着小毛呀！

碍 可不是？你假如死了，你怎麼對得起金生哥呢？

妻 我也顧不得了，（咳）我反正是對不起他了。

碍 可是你總得看顧小毛。

妻 （頓聲）小毛——？（想起小毛，她無力再說下去了。）

碍 你總不能不照顧小毛，小毛爲了有你在，現在還能上學堂去唸書，假如你死了，恐怕連這個家都待不下去了。

妻 我那兒不知道這個，只是我，我在這個家裏，這個家裏，像這樣情形，教我——（咽住）。

碍 所以我說你還是放開點兒吧。

妻 （以手扶額）啊，天！

（外面隱隱有雷鳴的聲響。）

馮 怎麼，快下雨了吧！（跑到窗口向外看看，把窗門關上。）小毛還沒回來嗎？

妻 他每天都夢到天黑了才回來的。

馮 怎麼學堂上課要到這麼晚嗎？

妻 我也不清楚，下了課，在學堂裏玩兒也說不定。

馮 其實，現在學堂裏的同學，有一大半是玩皮的，我看，你還是教小毛一下課就回來，免得跟他們在一起學壞了。

妻 我從前就是這樣子的，不過現在，我想他索性晚點兒回來也好，在這個家裏，他反正是受苦，倒不如在學堂裏的好。

（此後，外面有着稀稀疏疏的，不大明顯的雷聲在響。）

妻 這樣打雷，快要下雨了，不知道他來得及回來嗎？

馮 你放心，學堂離這兒很近，一定來得及的。

妻 可是雷已經打半天了，爲什麼還不回來？

馮 我想也就快回來了嗎？

（小毛從外面帶哭聲呼喊）

（在外面）媽，媽。

馮 可不是回來了嗎？

（小毛進來，一邊在擦眼淚）

子 （走近母親，迅速地，丟了書，抱着她，帶哭喊着。）媽，媽。

妻 （急抱住她，慈愛地）怎麼，你怎麼？

馮 爲什麼，爲什麼你哭了？

子 （說不出口）我，我……（抽咽）

妻 （爲他拭淚）別哭，孩子，慢慢地跟媽說。

子 （自己用手背拭淚）他們都不同我好，我唱歌，他們還變臉笑着我。

妻 他們是誰？

子 就是那幾個同學。

妻 你唱什麼歌呢？

子 他們平常都在唱的呀。他們看到我，就唱，他們唱的時候都不笑，只有我唱，他們就圍着笑。

妻 怎麼唱呢？

子 他們唱：「代葫蘆啊，長不大，親爺死了隨娘嫁，嫁了後爺苦又苦啊……」

妻 （沒有等他唱完，就急止住他。）唱不得，唱不得，這是罵人的歌，不能唱的。

子 那他們怎麼都唱呢？

妻 （頓）他們有爸爸，沒有爸爸的孩子不能唱的。

子 那麼等爸爸回來了，就可以唱了嗎？

妻 （頓聲）嗯，好孩子，等你爸回來了再唱吧。

子 可是他們爲什麼要笑呢？

妻 他們笑他們的，你不要理牠！

子 我要罵他們，我不能讓人家笑！

妻 那不是要跟人家相罵了嗎？

子 相罵就相罵，我不怕他們。

妻 你這孩子老是這樣要強，乖乖的聽媽的話，不要跟人家相罵。

馮 真的小毛，你要聽你媽的話，跟那一般野孩子相罵，他們人多，你怎麼罵得過人家？

子 （倔強地）我不怕！

妻 你不聽媽的，媽以後不再理你了。

馮 真的，你要聽媽的話。

子 我，我不能讓人家欺負。

馮 人家並沒有欺負你。

子 他們笑我。

妻 好了，你到底聽不聽媽的話？

子 （委屈地拭淚）我並沒有不聽媽的話。

馮 呀，這樣才乖。

妻 乖乖的記住媽的話，別同人家相罵，媽才愛你。

子 那，我……

馮 我先去燒飯給你喫，你好好的在這兒跟你媽談話好了。

妻 謝謝你，馮大嫂。

馮 沒有什麼。

（馮大嫂下）
妻 好孩子，現在趙保長還沒回來，你趕快來唸書，這幾天晚上，你連書都沒看了。

子 媽，我想我的書不唸了。

妻 （驚異地）爲什麼你不唸書了？

子 媽不是說因爲我唸唸書，才住到這兒來嗎？

妻 唸，是的。

子 但是住在這兒，那個辟蝦蟆太壞了，天天打我，罵我，而且又打媽，罵媽，我們爲什麼要住在這兒，讓他打罵呢？

妻 （嘆息地）唉，我那裏不知道這個，可是我們假如不住在這兒，不光是你沒有書唸，而且我們連飯都沒得喫哩！你不記住從前在家裏的時候，不是常常餓了一整天嗎？

子 （思索一下）可是辟蝦蟆在家裏，他怎麼有那許多好東西喫？

妻 因爲他有錢呀！

子 （進一步地追問）爲什麼像他這樣壞的人，他還有錢，我們要好好地過日子。反而一個銅板也沒有呢？

妻 還，還，這個道理我也說不清，所以我娶你趕快唸書，後來就知道了。

子 （天真地）媽，我想這樣子好不好，他假如再打我或且打媽的時候，我跟媽就合起來揍他，他只一個人，我們有兩個人，一定揍得過他的，把他揍了一頓，下一次就不敢再打我們了。

妻 （給他有點說得好笑起來）我們怎麼能够揍他呢？他是個男人，媽是個女人，你又是個孩子，揍不過他的。

子 那麼，照媽這樣說，我們就沒辦法了嗎？（思索着）

妻 現在當然是沒辦法，只好依着他，不去觸怒了他，那他就不會打你了。

子（從回憶中回來似的）假如爸爸回來的話，我想一定得過他的，他也不敢來打我們了。
妻可是你爸現在不能回來了。

子爸爸不過是陣亡了，總有一天會回來的，我想。

妻（欲泣的樣子，急忍住）是的，總有一天會回來的，不過，爸回來了，聽見你這樣不用功，爸一定會生氣的。

子媽，我用功的。

妻你在家裏怎麼都不唸書？

子在家裏書怎麼唸得來，那個醉蝦蟆，不是鬧，就是打罵。

妻但是他不在的時候，你也不唸。

子我現在都是在學校裏唸，唸熟了才回來，才會這麼晚。

妻（欣喜地）真的你在學堂裏唸嗎？

子真的，小毛從來不騙媽的。

妻（喜歡得抱着他，摸他的頭，牽着他的手）啊，你能够這樣，媽真喜歡你，媽真……（喜歡得說不出話來）

（小毛靠着媽，面向外站着，金生妻也許是傷感，也許是太喜歡，不知覺間流下眼淚來，她急拭乾了淚，抱着小毛，非常親愛地。）

（但是所謂醉蝦蟆的趙隊長，却在這個時候回來了，他在外面賭輸了，因此非常不高興，同時又在外邊兒喝了酒回來，所以走路有些蹣跚，他進來，對金生妻的態度，跟從前完全兩樣了。不是諂媚，而是驕傲。）

（他走進來，金生妻和小毛都沒看到他，這在他好像失了尊嚴似的。便氣沖沖地向前。）

（走到她背後，大聲地）豈有此理，我走進來，你們連招呼也不招呼我！

（嚇了一跳，急站起來，轉身向他，軟弱地）啊，你回來了，我們沒聽見哩。

（尋常似的）沒聽見，誰教你們不聽見？（坐妻坐的椅上。）

（不敢辯，低下頭來。）

我們背向着門，背上又不長眼睛，當然是瞧不見你哪。

（妻欲暗止之，但已來不及。）

（大怒）混賬！你背上沒長眼睛，我就娶你能够聽見！

（反駁他）你背後能够聽見嗎？

（急止之，幾乎與子同時說）你何必跟小孩子生氣呢？

（因為妻說話，所以聽不清小毛的話）你說什麼？

我沒說什麼？

你剛才說什麼！

我不說什麼。

（向他招手，溫和點）你過來，你過來！

（慢慢向前）做什麼？

（等他走到面前，狠狠地）做什麼？我要——（打他一個耳光）打你！

（突然被他打了一個耳光，哭起來，但是倔強地）你怎麼打我？

（無理地）我愛打你就打你！

子 (欲向前拚命似的，但：不敢地站住) 你，你……

妻 (向前，牽過小毛，顫聲地) 你何必這樣跟小孩子生氣，把你自己的身體氣壞了，那才——

趙 (大聲截住他) 你管得了我嗎？

妻 (柔弱地) 我怎麼敢管你？

趙 那你要替你孩子出氣是不是？

妻 我並沒有這個意思。

趙 那要你管什麼，你給我滾開！

妻 我，我……

趙 我什麼？我告訴你，像你這樣嫁了兩個丈夫的女人。這個孩子還知道是誰生的哩，哼！

妻 (只有這點，她不得不反抗) 請你別這麼亂說好不好，做人總得留點兒口德。

趙 什麼口德不口德？你們住在我家裏，喫我的飯，我愛怎麼說你就怎麼說你，我愛打罵你們，就打罵你們，你們敢怎麼樣？

妻 (啞聲地) 我們…… (無力地) 當然不敢怎麼樣。

趙 (自傲地) 讓你也不敢！

妻 (馮大嫂出現在門口，看看裏面的情形不走進來，向小毛招手，小毛偷偷地跟她出去了。)

趙 (乞憐地) 我現在只求你可憐可憐我們兩個人。不要對我們……

妻 (又有點兒生氣地) 對你們怎麼樣？

趙 (低頭不語。)

妻 (追究地) 說，對你們怎麼樣？

妻（胆小地）我求你不要……

趙（她還敢說，雖然是嚇嚇着的。但已經觸了他的怒。）什麼要不要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娶你到我家裏來，完全是爲了可憐你們娘兒倆，你說，你假如不到我家裏來，你們娘兒倆不早就餓死了嗎？既然到了我家裏，當然就要憑我的高興了，有什麼要不要的？

妻（低頭不敢說話。）

趙我告訴你，我不像你前一個丈夫金生。生就了活龜相，什麼都順了你，每天爲了你，一個銅板也捨不得花，帶回家裏來孝敬你。我不能像他那樣，只有人家侍候我，沒有我去侍候人家的！我從來不敢學你侍候什麼的，這個我連想都沒想過，不過你講我什麼都不要緊，我只求你不要罵金生。

趙我偏要罵你敢怎麼樣？（看她不答。）他不是個活龜，他的妻子也不會再去嫁人了。他已經死了，你何必還這樣罵他？

妻（說溜了嘴）他死了嗎？他假如死了，我也不會講他是活——啊，不，他死了，他總是個活龜！

妻（但是她已經聽到前頭的話，她呀了一聲向後退，人好像有點暈，強自支持着，所以趙保長後一段話她並沒有聽到，她鎮靜一下自己，向前，急迫地。）怎麼，你說金生還活着嗎？

趙（有點慌，遮掩地）誰說的？

妻你剛才不是說的嗎？

趙（更慌）我並沒有說，是你聽錯了。

妻（肯定地）我沒聽錯，你說的，是你說的！

趙妻（有點不知所措）我，我……

（看他這樣子，知道金生的確是活著，這消息太意外了，她幾乎有點發瘋似的，不知道是喜是悲，在滿房子裏亂跑，伸着兩手。）啊，金哥！你還活在世上？你還活在世上？金哥，你，你……

（窗門上來了一道赤紅的電閃，接着是一大片霹靂，突然的，使趙保長嚇了一跳，使跑着的金生妻也站住了，同時，她被這一聲雷震醒了似的，急向前，抓住趙保長。）

妻（急促地）你爲什麼對人家說他死了？你爲什麼對我說他死了？

趙妻（此時他已經很鎮定，所以他冷笑着。）是我說他死了怎麼樣？

妻（你不能這樣，他沒有死，你爲什麼要說他死，爲什麼，你爲什麼？

趙妻（傲然地）我高興說他死了，你要怎麼樣？

妻（外面不時有電閃，和低低的雷聲。）

趙妻（我不能讓你說，我不能讓你說！

妻（兇狠地走到她面前。）可是我已經說了，你敢對我怎麼樣，你來吧，我等着你！（他握緊了拳。

妻（看看她，因爲平日被他打怕了，此時也不敢怎麼樣，只恨恨地看他兩眼，略帶顫抖的聲音。）

趙妻（我，我……但是你爲什麼要說他死了？

妻（既然知道她不敢怎麼樣，他索性爽直地，狠毒地說：）我，我老實對你說，平常我聽着你還好

看，你的臉孔還討人喜歡，所以才向你……可是你不識抬舉，因此我恨起來，我想法子教金生去

當壯丁——老實對你說，按照政府的規定，他本來可以不必去當壯丁的，可是我有辦法把他弄去

，他不去，我怎麼能够把你弄到手呢？

妻（全身發抖）怎麼，你……

趙（冷笑，走開，舉着姓）你，你……（轉身）我索性都告訴你。金生去了，當壯丁的人本來就要

每個月可以領到一筆安家費的，這筆錢到了我手裏，我把錢扣住不發給你們，先使你們過不了活，然後我再對人家說，金生在前線打死了，發你們絕了望，這麼一來，你不是乖乖地就送到我家裏來，做我的姨太太了嗎？哈哈……

（外面又來了一大響雷聲。）

妻（起先因為這個刺激太大了，她失了知覺似地怔怔地站在那兒，此時她卻似一隻猛虎，狂吼着：

（你這狗，你……（她向他衝過去，左手抓着他的領：我給你拚了吧！（右手就想同趙保長打去。）

（趙保長雖然年紀老了，雖然沒有多少力氣，可是對付一個患肺病的女人，總還對付得了，因此他緊抓着她的手腕，同時接着她的右手，用力一推，她就跌到地上去了。但是她強強起來，又向前衝，結果被趙保長打了好幾個耳光，踢了幾腳，又跌倒地上，再也無力起來了。在趙保長，却也氣得臉都青，姨太太敢對老爺這樣，簡直是反了。）

趙反了！反了！

（他急慌地跑到床鋪後面，拿起一條皮鞭來，兇狠地：）

趙我今天非教訓你一頓不可！

（他用力向前抽着，因為滿心是恨，只咬緊牙根，不求饒，也不喊叫，只是恨恨地噙着，抽了十多下，大概他是抽了沒有力氣了，便丟下了鞭子，氣沖沖地指着她說：）

趙

我現在再告訴你，我娶你回來，是要你侍候侍候我，給我玩玩兒的，可是你現在在我家裏，只有招我生氣，而且我家裏也不能平白養着一個快死的病人，更不能養活一個只會喫飯，無用又頑皮的孩子，我現在限你們在今天晚上就要離了我的家，我明兒回來，假如你還在家的話，我也還用鞭子把你趕出去，我看你還是識相點兒，自己走的好！

（他搓搓手，頭也不回地走出去了。）

（金生妻地上爬了半天，才勉強地爬起來，坐到椅上，怔怔地坐在那兒，好似瘋了的樣子。）

（外面風在呼呼地響着，電在閃，雷在響。）

（些時，她伸張着兩手，大聲喊着：）

妻

金生！你還活着！你還活着！（靜默了些時，發狂似地，大聲笑起來。）哈哈！

（外面又來了一道紅得怕人的電閃，接着一聲更大的霹靂，而且尾聲拖得久，接着來了一陣狂風，碰的一聲，把窗門打開了，那桌上的油燈被這一陣風便吹熄了，房裏顯得異常的黑暗幾乎是看不見東西了。在風聲裏，接着就來豆大的雨點，在閃電的光裏，我們可看到那雨被風吹了進來，這些雨點，把坐在椅上的她滿身都打湿了。水自她的髮縫裏流下來。也許爲了雨淋的緣故，她的神智反而清醒了。）

妻

（低低地，哀怨地，淒涼地，悲痛地：）金哥。你還活着！你還活着……可是，可是我有什麼臉再見到你呢？我，我——（她的眼淚跟着雨水一起流下來，她抽咽了些時。）啊，天！這教我……（她又靜默下去，從電光的閃動裏，可看到她全身的肌肉在痙攣着。過了些時，她突然站起來，從腰中拿出一條繩子，好像對繩子說話似的：）

妻

（嗚咽着）金哥，你原諒我吧？我，我是爲了小毛呀！可是現在小毛有了你了！我，我——

（她又怔了些時，決然地拖過一張椅子，登上去，把繩子掛好，打了一個結，把頭伸進去，怔了一下，才決然地踢開了椅，她的身體便在空中搖蕩着。）

（外面的雷聲還在隱隱地響着。）

（作者附註：這個劇本，到這裏可以很適當地結束了，因為這樣結束了，可以予觀眾以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牠顯示給觀眾的是由於一個保長的舞弊，將要得到怎樣悲慘的事實，不過爲了使觀眾得到教育的效果，或是不希望觀眾得到過于悲慘深刻的印象，所以作者又寫着下面的一段，排演者可以按照觀眾的程度，來決定本劇結束的地方。）

（外面雷聲還在隱隱地響着，可是雨已經歇了，在這死寂的空氣中，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在敲門，起初很輕，後來漸漸加重了，不久，就聽到馮大嫂在後面：）

馮 這個時候了，還有誰來敲門呢？

子 是的，是有人在敲門。

（果然又來了幾聲重重的敲門聲。）

子 哪，這不是敲門嗎？

馮 真的，說不定是老爺碰到雨，又回來。

（聽到開門的聲音。）

馮 （驚異地）啊，你是誰？

生 我，金生。

馮 （頓聲）金生？你不是——

子 （認清了的確是他的爸爸，狂喜地）爸爸！你——

生 (急促地) 媽呢？

子 媽在房子裏。(他一路喊着跑着。) 媽，媽，爸爸回來了，爸爸回——

馮 (他走到門口，看見房裏漆黑似地，不趕走進來。同時金生也出現在門口了。)

生 (她跟走背後) 金生哥，你真的還活着嗎？

馮 (他沒注意到馮大嫂的話，一邊牽着小毛的手，一邊走進來。) 小毛的媽，你——
(外面來了一道閃電，顯然地金生妻的身子在空中搖蕩着。)

馮 生 唉啊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生 (他們急上前，馮大嫂搬了一張椅子，金生登上去，抱着她的身體，把她放下來。馮大嫂點上了燈，燈在風中閃灼着，小毛過去關上了窗門。)

生 (撫着她的胸，哭聲) 小毛的媽，小毛的媽！

馮 (馮大嫂倒了一杯過來。)

馮 不要緊的，手腳還沒冷哩。

生 (他們共同把茶灌進去，小毛在旁邊喊着媽，過了些時，金生妻慢慢地醒來。)

生 小毛的媽！

妻 (無力地) 啊，金哥，我們是在，是在，這是什麼地方？這是不是——？

生 (截住她) 我回來了，我從縣城裏回來了。

妻 (跳起來，但無力地又要倒下去，生急扶着她) 怎麼，我還沒有死嗎？
馮 你沒有死，金生嫂，你還好好地活着。

生 你靜靜地坐會兒，喝口茶就好了。

（他們扶她坐到椅上。）

（小毛伏倒她媽身上。）

媽，媽……（他哭起來。）

子

（她一邊輕撫着小毛，一邊在視着金生，些時，她突然哭起來。）金哥，金哥，你救我下來做什麼，我怎麼還有臉見你？我怎麼還有臉見你！

妻

（安慰地）你別這樣了，一切我都可以原諒你的，這不是你的錯兒。

生

我當然可以原諒你的。我只怨恨我自己沒有陰險，所以才這麼容易被人家騙了。

馮

怎麼，你們被誰騙了？

妻

就是被你們的老爺騙了。我假如認得字，知道國家徵兵的條例，就不會被他騙了。

生

可是你既然被他騙去了，怎麼還能夠回來呢？

妻

起初我也不知道這箇，所以在縣城裏訓練了一個多月，有一天晚上，我思念家裏，無論如何睡不着，我就起來在操場上走走，不知道怎麼的，越走越傷心起來，就坐在牆邊低低地哭起來，剛好那個時候一個教官起來小便，看見了我，就問我為什麼一個人在半夜裏哭，我就把這情形告訴他，第二天教官替我去查，查過了，對我說，我是不必當壯丁的，那是保長舞弊，因此就教我回來，同時還教二個警察，來抓趙保長。

馮

（狂喜地）啊，這樣的嗎？這樣的嗎？

（合掌）阿彌陀佛，天報應！

妻 那警察呢？

生 警察就埋服在門外了。

妻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呢？

生 我回到家裏去。看不見你們，問媽，媽不說，後來我去問鄰舍，才知道你在這兒，好的我立刻跑來，滿身都給雨淋濕了，你瞧。不過，我假如慢一步，恐怕你就……

妻 （低下頭來，淚珠滴到膝蓋上。）

子 （牽着他爸的手）爸爸，你現在不要去當兵了嗎？

生 國家是不要我去了，可是我自己要去？

妻 怎麼，你還要去嗎？

生 （勇敢地）我這一次到了縣城，聽了許多話，長了許多智識，知道我們要生存，只就有和日本鬼子拚。因此我雖然不必去當兵，但是我願意自動入伍！

妻 但是他當兵去了，我們呢？

生 這一次不比上一次了，縣政府每月有錢給你生活，小毛也可繼續讀書，你們放心好了。

妻 你不去不可以嗎？

生 （決然地）不可以！一個男人，在這個危急的時候，不出來替國家拚命，還待在家裏幹什麼！

妻 （低下頭來，無力地）可是，可是我再也捨不得你去了！

（此時趙保長却自投羅網地回來了。）

趙 （在外面，大聲地）馮媽！馮嫂

馮 （向外）來了。（到外面去。）

趙（在外面，生氣地）天黑了，怎麼連門都不開上？你在家裏是幹什麼的？

馮（在外面）剛開起來的，啊，老爺，你不是說今兒晚上不回來的嗎？

趙（在外面）笨傢伙！下的這麼大的雨，路上怎麼走的？

（他說着，走進房中，瞧和樣子，他怔在門旁邊了。）

趙（驚愕地）金生，你！

生（走近他）嗯，我！

趙你怎麼回來了？

生（尖刻地）你以為我就不回來了嗎？

趙（呆了）你，你？

生我現在也沒工夫跟你說閑話，你所做的事情你自個兒還會明白的，警察已經在門口等你了！

趙警察？

生（毅然地）走！有話到縣政府去說！

趙（懇求地，打躬作揖）啊，金生哥，何必這樣呢？我們總算是——假如你肯饒了我，你要什麼我

都給你！

生我什麼也不要，我只要你走！走！快點兒！

趙（看他那死板的臉孔，自卑地跪下來。）金生，金生老爺，請你饒了我吧！請你——

生（掉頭不顧）

子（跑近他，用腳踢他）醉蝦蟆。你也有今兒？

生（牽住他兒子）不要打他，縣政府自然會辦他的。（轉向趙）走（一手把他提起來）走！

(趙被金生推出來。)

(小毛跟在後面。)

(馮風地)走！醉蝦蟆！走！

(金生，子及趙下。)

馮 (合掌向天)阿彌陀佛，天有眼睛！

(妻站在那兒，臉上的表情不知道是快樂，是悲傷，是漸愧，或是失掉了感覺，她怔怔地站在那兒。)

幕

作者聲明：

(一)本劇雖然是強調地描寫保甲長的窮兇極惡，但上演時應加強媳婦的可憐，使少數不盡職的保甲長，知所警惕。

(二)本劇題材，採自「抗戰文藝」二十九三十合刊中的白朗先生的「犧牲」及其報所載的事實，我們除知道本劇所寫並非完全虛構外，並附此向白朗先生誌謝。

第 二 號 漢 奸

每冊實價
外埠加郵費

著 者 陳 啓 肅

編 行 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
戰時國巨教育巡迴教學團

印 刷 者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印刷所

總代售處 啟進出版社

版權仍歸原作者所有不有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

2
12



BC
34.6
0